蹄風著



8

清宮劍影錄

第八集

蹄風著



目次

第二十六回‧鬥崆峒紫陽施快劍

雙女俠冒險探清宮　小雲裳受術進虎口

且說女俠雲裳看見石階上猝然起了一陣火光，她的親娘轉眼間變成一堆黑炭，神經上給她的刺激，眞是沒法形容。在這電光火石般的當兒，她已忘記了一切，也忘了危機四伏，飛身直撲上前，滿以爲她的娘還有得救，這是一個人到了絕望關頭時抱着的一線希望。

她才擰身縱起，上空立刻一度劍光衝下來，她本能地一劍擋去，怎知劍才觸上，立刻給來劍震的倒退數步；她還沒站穩，颼的第二劍又剁到來，對方出手快得驚人。雲裳連忙定住身形，沉劍跨步，攔門封鎖，又給那人搭着一送，再顛開幾步。那人連發兩劍，一氣呵成，外行人就連看也看不出。二人正在一來一往地交手，策零又再縱身出來，瞪着那個衝下來的人道：「洪侍衛，你奉誰的命令到來？這賊女是大內逃犯，不要給她漏網！」劍鋒直點，繞到雲裳身後，連擘兩劍。雲裳已是怒火陡起，熱血奔騰，聽見策零喊那人作洪侍衛，一面回劍急擋，偸眼向那人瞧去，當堂暗裡打特。剛才她的神經受了刺激，來不及細看。如今才認得這年青武士就是當日路上截回張熙的人，更是氣惱，立刻欺身發劍，把崆峒派的追雲劍險着施出，跟風點戳。策零一口劍繞着她，左攔右截，似乎要逼她走到白石階前。洪英却是一劍緊過一劍，沒讓她前進，而且攻勢沒有剛才的狠。

雲裳正覺得奇詫，策零圓睜雙目道：「洪侍衛，你在幹麼？還不退開去！」洪英應道：「她是叛

賊雲裳，定要生擒來問她口供。」洪英曉到策零想把玄天魔女母女二人一同誘到天火鏡之下焚斃，所以他暗裡引雲裳閃開。但雲裳却不知道他就是司馬長纓的化身，因當日甘鳳池師徒定計，要保持秘密，除了呂四娘白泰官幾個人之外，對其他武林朋友，也不把這秘密說出。

雲裳的劍法本就不弱，策零一連幾劍給她擋去，又見洪英劍法散亂，露出空檔，愈是生氣。正在那時，門外一聲「聖駕到！」躍進四名清宮劍手，兩旁散開，跟着走進一個儀容出衆的人，正是雍正皇帝。他的雙目炯炯有神，向階上一掃，身旁還有劍客領班亞密當，按劍站立。



策零在旁喝道：「誰個敎你來的？」

白振又驚又喜，伏在堂上迎駕。忽聽侍臣傳旨：「策侍衞下來，讓洪英把反叛奴才拿下！」各位還怕記得，雲裳當初化裝男兒漢，在御前當了侍衞，雍正對她十分鍾愛，誰想後來她會變成個女子，而且還串同賊黨反叛。雍正本來就是個老江湖，他要拏下雲裳審問，看她爲何要背師叛己，更藉此一試洪英的本領。

策零聽見雍正命他下來，連忙使個虛招，躍出圈外，來到雍正跟前跪下謝恩。洪英是個聰明的人，知道雍正有意看自己的功夫，一想雍正是出身少林派的弟子，如果把達摩劍前十二式施出，他一看便懂。

於是劍法驟變，他手裡持的一口五龍金光劍如電撤出，劍風奔騰，雲裳僅接上兩劍，已是全身冒汗，心裡駭然，暗念這姓洪的怎麼前後出手不同，知道有些不妙。原來洪英施的是崑崙劍法，夾入一記失傳的達摩劍「龍王行雨」，洒開劍鋒，無怪雲裳招架得吃力。

雍正掀鬚微笑，容色十分鎮定，可是却看不出洪英施的是什麼劍訣。當下暗想：「他是白鶴洞的門人，這一手定是禪宗南派的出式了。」那時雲裳正給洪英逼的步步後退，雍正對亞密當道：「她要逃了。」話猶未了，雲裳果然一勢「鳳凰亮翅」的身形，斜縱便起。亞密當和雲裳昔日是拜把兄弟，心裡又急又怕，念到雲裳和自己一向感情不錯，何忍眼看洪英把她置於死地。想念間洪英已是箭一般拔起，身形輕快，半空一個翻身，長劍霎時亮出光影，回手一揮，使一記「天孫織錦」壓着雲裳的

劍，拍的一响打落，那邊猿臂輕舒，眨眼間已把她的衣領提着，一齊落到地上。雍正跟前四名劍手湧上前按着，洪英已跪在雍正面前禀道：「聖上洪福，叛賊已抓來了。」雍正問道：「洪侍衞，先日眞人和亞密當都在朕面前稱贊你的本領，今天朕看你果然使得一手好劍法，未知是那一種出式？」洪英心裡一跳，回禀道：「皇上聖明，小的練的是『獅子吼』劍法，昔日西藏阿達陀尊者傳到滇南，開創白鶴派的拳宗劍法。」雍正點頭道：「朕也看出這是青藏派的禪宗劍法了，你所用的一口長劍又是什麽寶劍？」洪英暗驚，幸而俯下頭來，未給雍正看到他的面色。忙禀道：「這是一柄烏金劍，小的離開師門，曾到前後藏拜訪各地高僧，無意中買得這口好劍，聽說這劍從西洋流入阿剌伯人的手裡，能够切金斷玉，未知是否如此。」雍正昔年浪跡江湖，對這一柄五龍金光劍曾經設法盜取，剛才看見光影，暗暗生疑。當下便道：「你且起來，那劍給朕一看好嗎？」雖然是帶點徵求的口吻，但皇帝諭旨，洪英那敢不依。連忙定了定神，解劍在手，屈下一膝，進呈御覽。

雍正捧劍一看，依稀認得劍把上的鑲作，可是往日是合金製成，如今烏黝地黯然無光，不知是什麽金屬。鑲嵌着的珠寶也不見光彩。他拉出劍鋒細視，只是一口精鋼劍，劍身似蓋上一層漆油，映着陽光閃閃發亮，心裡想道：「這不會是五龍金光劍吧，雖然欵式相同，可是全無燦爛寶光射出，大概西洋鑄煉的劍，式樣會是相同便了。」於是不再生疑，把劍給回洪英，問道：「你怎會來此的？」洪英回答道：「小的在宮裡遇見靈谷子眞人，他的雙目失明，派小的前來一聽兩個賊人的口供，遠遠便見兩條影子縱下，所以跟踪到來。」

洪英這番說話，實在是撒謊的，幸而雍正也沒追究。這時雲裳已給關在死囚牢裡，雲霄和朱蓉鏡

也暫時收監。洪英回到普護慈雲宮，這裡是供奉赤空三藏的殿宇。雍正派洪英前來侍候赤空，本就有幾點意思。這番鼂夷子靈谷子帶了策零石登雲進宮，怕洪英也是他們的羽翼，因此把他調到赤空身旁。其次就因赤空仍持不殺人的戒律，幾番把賊人縱走，又曉到洪英本領僅次於亞密當，所以要他前來作劊子手。還有一點，雍正見了洪英，總覺得似在那裡見過似的，精神上存着一種戒備，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麽原因，這樣便不敢留在身旁護衞，遣他到赤空那裡，暗地命赤空觀察這少年人的來歷。

這天晚上，雍正突然駕臨普護慈雲宮，赤空迎進閣上，隨駕的只是策零，沒見亞密當。洪英侍立一旁，只聽雍正道：「聖僧，朕如今正有兩件疑難之事，求聖僧替朕想個善法。」赤空合十道：「皇上是爲了要處決那張熙案子的犯人吧？」雍正道：「還不祇此，如今亞密當已回來，朕又得洪英策零二人，加上宮裡十二名一級劍手，那些反賊縱有本領，料也不敢闖進來了。不過朕現時另有一宗心事，難以決斷。」赤空回道：「皇上向來聖聰睿智，明察秋毫，什麽事令到聖心不安，還望明示！」雍正道：「前些時亞密當飛馬奏報，說在華山碰見往日朕的貴妃，朕即命他跟踪追尋，務把王妃迎回宮裡。誰想亞密當一去數月，近始回京，向朕禀說在天山見到了王妃，可是怎樣央求，她都不答應回宮見朕，還帶了朕昔日給她的鐵丸囊歸來，作爲憑証。這事本來就算了，但崆峒道士到來之後，向朕密告亞密當到了天山，不特沒有勸孟王妃回來見朕，還想把他二人加害。這事若果是眞，那麽亞密當已是對朕不忠，聖僧，你看這事的眞相如何，請代朕一決疑難，推算未來禍福。」

雍正從懷裡取出四顆峨嵋鋼丸，其中兩枚就是靈谷子進呈的，果然是孟麗絲之物。赤空三藏道：「皇上聽禀，貧僧邇來心神不定，久已沒有起過神課了，不知能否如前的靈驗。」他盤膝入定，

元神聚斂，閉目久久。雍正坐在一旁，屏息等候。一會，赤空開目道：「奇了！貧僧幾次揑指算出，都給一種突然而來的障碍衝破，難道有人把貧僧的精神擾亂嗎？」雍正道：「聖僧既然今天心神不屬，袖課失靈，那麼改天再算好了。不過那崆峒道士的說話，你看可靠不可靠呢？」

赤空回稟道：「貧僧所知，崆峒派是外道武林裡最刁鑽毒辣的，雖然比不上崑崙峨嵋的武功，但劍法陰狠，爲正派武林人所忌憚，三洞眞人又是崆峒劍客的魁首，這番竟然會倒在一個女子的手上，貧僧看來，這女子來歷定不平凡，皇上對這事不要看得太輕，最好還是向亞密當領班問個底細，好得防範！」雍正頻頻點首，覺得赤空說得有理。

雍正在這幾年中，得亞密當在御前充當劍客領班，力敵不少武林人，保護他的安全，厥功至偉。這番雖經梟夷子二人進讒，只是半信半疑。他見過赤空三藏之後，便召亞密當到來，詳詢在天山時遇到的情景。亞密當受過孟麗絲暗囑，敎他不要把紅瘤用陰風劍加害的事說出。只得對雍正回稟：當日天山路上，回族留他參加月夜丟羊兒競賽，怎樣遇見一個藏族姑娘，劍法果然厲害。這樣稟告一遍，却不敢把孟麗絲說這女子是蒙古聖嬰佛光的一番話道出，免雍正疑心到三音神尼那方面去。

誰想雍正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而且對江湖情形什麼都懂。這晚下諭紅衣喇嘛鐵臂禪師，把血滴子召到宮來。這一班紅衣喇嘛訓練的武士，是追踪暗殺的能手。雍正派他們隨同鐵臂禪師到蒙古去，如此如此。血滴子奉旨去後，雍正又命白振召策零、于成龍二人來到密室，對二人道：「朕派你二人到寧夏吐魯蕃那處去，探聽阿峇山有什麼人潛匿在處，你二人對這一帶地方熟習，不要有負朕意。」二人去後，外傳梟夷子候謁，雍正命人設座。一會，梟夷子進入，向雍正稽首請罪。雍正道：「道長何

罪之有？」梟夷子道：「貧道日前遣小徒雲裳入宮見駕，要她扮作男兒裝，只望能得皇上擢用，別無他意；誰想她受了妖人煽惑，有負聖恩。求皇上俯念貧道一生只得這個門徒，網開一面，貧道定把她領回來管敎一番，令她悛改。」雍正往日對雲裳頗爲鍾愛，心裡也有點不捨，想到若能使她回心轉意，將來可以作她是孟麗絲，收作貴妃，那時便會死心塌地爲自己出力。

當下問梟夷子道：「道長拿什麼法兒使這賊女悛改呢？」梟夷子道：「貧道打算把她的武功廢了，哄她供出外間武林人的行動，將功贖罪。」跟着又把玄天魔女的來歷稟說一番，接着道：「她的媽已死於天火鏡之下，罪孽總可抵償了，求皇上開恩赦免小徒的死罪。」梟夷子這次入覲雍正，暗中受了洪英亞密當二人的慫恿，希望得到皇上的饒恕。雍正遲疑道：「朕對這妮子也頗愛惜，只怕她未必悔改，道長有何妙法使她眞的悔悟呢？」梟夷子知道皇上有意赦雲裳一死，却又怕她不受覊勒，心裡忽有所觸，忙稟道：「敝派裡傳有點戳穴道的手法，和外派武林的點脈功夫不同，不特可以傷殘人體，還能禁制神經，改換情性，皇上如果赦免小徒一死，貧道回去在她的靈台穴施點手術，便可令到她的性子改變，回復往日的服從，那時皇上便可以叫她供出外間反賊的行動了。」雍正聽了，喜的了不得，立刻准了梟夷子奏請，把雲裳交他管敎，又吩咐老道從速施術，不要把秘密說出。

梟夷子所說的禁制神經手法，就是一種麻醉與催眠術的配合。世上有許多受了刺激的人，神經失常，就是腦筋神經出了毛病之故。這天晚上，崆峒道士把雲裳先點了穴道，失去知覺，然後關在密室裡施術，紅瘤雖然盲了雙目，也在旁助他的師兄奏刀用藥，把雲裳改造成一個和從前一般服從的人。

經過了十二個時辰，雲裳已經醒來，一眼看見她的師傅在旁，一骨碌躍下床叩頭道：「師傅，你

老人家幾時來的？」㲋夷子攙她起來，如前一般親熱地道：「徒兒，你忘記了你幹過什麼事嗎？如果不是爲師的趕來救你，這時你已經身首分開了。」雲裳面上似是一驚，俯首沉思，㲋夷子留心觀察她的面色，漸漸表露出一點後悔的樣子，知道她已回憶起一切往事了。便道：「裳兒，你不必難過，玄天魔女本來是我的師妹，她犯了本門戒條，罪無可赦，還騙你說她是你母親，所以那是她應得的報應。幸而你只是受了外派人愚弄，皇上才赦免你的死罪，你今後須得好好地聽爲師的話，在皇上跟前帶罪立功。」雲裳感動得流涕，棖觸前事，如夢方覺。心想：「當日怎會見面便信玄天魔女是自己的媽，胡裡胡塗地跟他們去幹，若果不是師傅來救自己，儘會一同喪命。」立刻對㲋夷子叩謝，誓要從新做個崆峒派門下好弟子。

㲋夷子心裡暗喜，帶她入宮，見了亞密當華燕支，雲裳親熱地叫聲哥哥嫂嫂，訴說日前她一時走進了歧途，求二人饒她過往。亞密當心裡好生奇怪，却又不敢多問。雲裳又見過各御前劍手，大都平日認識。㲋夷子只說皇上特別赦了她，要她帶罪立功，却隱瞞着經過施術的秘密。

雲裳這一次給崆峒道士禁制了神經系統，便惹出許多大事來。雍正這天在複室裡召見雲裳，看見她的態度已回復昔日在宮裡當侍衞時一般，所不同的就是往昔是個假扮的英俊男兒，如今已變了婷婷玉立，嬝娜動人的女子，不禁暗讚崆峒道士手段高强。雲裳到了御座前下跪。雍正端詳一眼，見她風鬟霧鬢，不施脂粉，自然嫵媚，襯着一雙秋水，皓齒朱唇。她見雍正盯着她，一時紅暈梨渦，低聲道：「賤婢雲裳，叩謝皇上不殺之恩！」雍正自從孟麗絲走後，性情大變，日趨好色，和十數年前江湖上行俠仗義，如同兩人。當下色心又起，他一手掩起雲裳道：「你師傅已對朕奏稟，說你已覺悟前

非，今後誓必痛改，爲本朝効力，那麼又何必難過呢。」雲裳稟道：「賤婢得皇上開恩，今後定粉身碎骨，上報天恩。」雍正心花怒放，對㲋夷子道：「朕還要細詢令徒給叛賊哄騙的經過，道長請便！」㲋夷子從雍正一雙淫眼，已察出幾分，立刻告辭出室。

複室燈光驟暗，只聽雲裳嬌喘道：「皇上釋了賤婢吧！這如何使得。」室裡起了掙扎的聲音，一會兒又復平靜。雲裳啜泣道：「皇上汚了我，將把賤婢如何處置？」雍正噢咻着道：「傻女，朕是天子，選一位貴妃是何等平凡之事，何況自孟王妃離開之後，朕心中忽忽如有所失，只恨再沒選到一個武功高强的女子，在朕身旁侍候，設使你當日對朕表白是個女兒所扮，那就不至等到今天才進到朕的懷抱了。」

雲裳見鑄成了大錯，又處在帝王積威之下，終作了雍正的俘虜。雍正把昔日施於孟麗絲的手段來哄雲裳，恩威並用，雲裳究竟是個弱質女子，不久就像隻羔羊一般，投懷送抱。看官們會懷疑雲裳的性子會變得這樣快？那可拿孟麗絲當日失身雍正來作比喻，何況雲裳這時的精神有點不正常，邪正不分，恩仇不辨，難怪她會一時投身陷阱。古來便有許多女兒家，一時失足，往往將錯就錯，從一而終，所謂米已成炊，後悔無及了。

那晚雍正得償所願，想起雲裳跟隨各俠士攻破華山，於是甘言誘她說出各俠士行踪。詎知不問猶可，一問使雍正大吃一驚。他從雲裳口裡，探悉三音神尼還在人世，白泰官王崇明冒蓮三人，正趕到塞外見她；又曉到攻取華山的是武當掌教紫陽道長，還有甘鳳池眞的未死，甘瘤子就是他的化身，此外逃走出宮的神劍手李來風，副統領查龍，勾結了洪門中人和他作對；這番同雲裳來京的，除了朱蓉

鏡幾人外，呂四娘還潛伏京中，約定武林人前來刼獄。這一切消息，使到雍正震驚起來，連隨推衾出室。雲裳扯着他道：「夜深了，皇上那裡去？」雍正道：「朕今夜得到貴妃侍寢，神緒過度興奮，再睡不着了，請貴妃先寢。」即令宮嬪進來服侍雲裳睡下。他離開了複室，回到寢宮，乘夜召見岳鍾琪白振二人，密商至天明，定下奇謀，安排香餌。他們商量的是什麼，不久便有分曉。

且說清宮劍手亞密當自從天山回來，復與華燕支相叙，夫妻久別重逢，自有一番恩愛。亞密當閒中提及皇上聘了崆峒派入宮，怕會對自己不利，又把在天山時怎樣和紅瘤道人種下惡感的事，對她說出。華燕支道：「郎君心腸太直，紅瘤既然要毒害孟麗絲，郎君爲什麼不向皇上稟告？」亞密當答道：「孟王妃見皇上要聘崆峒道士入宮，怕我們在宮裡互相傾軋，那時二虎相爭，必有一死，所以寧隱蔽紅瘤的罪惡，希望他們省悟。」華燕支笑道：「王妃眞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，紅瘤有名的險毒，他會曉得覺悟嗎？須知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我看崆峒道士不久就會對皇上諠造是非的了。」

亞密當連日見雍正對他態度比前冷淡，而且苦苦追問在天山時遇見的藏族女子是誰，心裡更驚，回去和華燕支說出。華燕支便道：「這定是皇上受了崆峒道士的唆擺，對郎君生疑了。」這晚夫妻二人商量一番，決意一探崆峒道士的行動。二人來到萬壽山德暉殿，這處是雍正撥給梟夷子二人居住的殿宇。亞密當牽着華燕支一隻手，來一勢燕子追雲縱上了廊頂，向後殿窺探。殿上擺了紫檀木羅漢床，梟夷子二人還未寢息。亞密當仗着絕頂輕功，貼身窗外，華燕支掛身簷角。細聽二人在處說話。靈谷子道：「師兄，今天師姪兒有甚麼消息？」梟夷子道：「這個皇帝手段眞是厲害，他要幹的事，只有接旨的人曉到，連裳兒也沒法打聽的。」紅瘤道：「皇上有沒有把亞密當抓下獄的意思？師兄何

不教阿裳探他一下口風。」梟夷子道：「幹嗎你這樣恨亞密當？他這番回宮，也沒把你在天山時的舉動稟告皇上呢。」紅瘤道：「師兄難道不曉，亞密當一天在宮裡，是我們的眼中釘，趁如今皇上對他起了疑心，何不落井下石，把他除掉。」

亞密當火氣上衝，想道：「妖道不知在皇上跟前說了我的什麼壞話，可惜當日孟麗絲勸阻，沒把這廝一刀兩段！」又聽紅瘤道：「我想策零師姪回來之後，定有証據回報皇上的，那時亞密當也死得瞑目了。」梟夷子道：「皇上這番獲悉許多武林人的行動，全靠裳兒道出來，亞密當做夢也估不到他的罪証給人揭穿了。」亞密當在外聽了，怒的七竅生烟，正要進去抓着紅瘤問個底細。忽見梟夷子仰鼻一嗅，叫道：「誰個在外躲着！」跟着一簇閃光的東西從窗格子飛進去。亞密當一驚，曉到這是華燕支打出的蝴蝶鏢，只見梟夷子袖子一掃，蝴蝶鏢立刻散開。但這一手飛鏢隨風廻旋，繞空一彎，轉向紅瘤身上剁去。紅瘤眼看不到，只聽風聲，連忙翻滾落地。蝴蝶鏢疾若流螢，紅瘤翻落的時候，大腿已給一枚飛鏢打傷。

梟夷子也忐厲害，就在紅瘤中鏢的當兒，把蝴蝶鏢從地上攝起，一簇兒奔出窗外去。亞密當怕傷了愛妻，忙把華燕支一扯。說時遲，殿後淅瀝地來了一陣風，眨眼間一條人影穿窗衝進，劍光疾起，直奔梟夷子。亞密當眼快，已認得是呂四娘，正待拔劍撲進，但回心一想：「且看梟夷子怎樣鬥她，再進去未遲。」那時梟夷子揮動一柄鐵塵拂觸上呂四娘的劍鋒，沙沙作响。呂四娘展起廻風劍法，颼颼生風，只看到一度白光在老道面前廻旋飛轉。梟夷子仗着身形輕巧，步法精奇，鐵塵拂一搭一撩，着着把來劍掃開。口裡道：「皇上正有旨要拿你，今夜你這賊婆娘却送上門

來，眞是不知死活。」呂四娘罵道：「妖道休得誇口，你在天山時逃得一死，今夜却逃不過姑娘的劍下！」劍法一緊，飛身一劍，勢若流水行雲，展開挑纏點戳。梟夷子把崆峒派本門「走玄關」的步法施出，身形飄忽，難以捉摸。呂四娘劍鋒剁出，戳的全是空檔。亞密當在外，看見呂四娘劍法雖然精妙，但梟夷子的功夫更勝一籌，他的影子在劍鋒之下溜轉，像在消耗呂四娘的氣力。

很快已接上十幾合，紅瘤倚身一旁，剛才他的腿上中了蝴蝶鏢，已拔了出來，閉穴止血。忽然叫道：「師兄，外面還有賊黨伏着，快把這賊婆娘抓起來！」梟夷子道：「抓她容易呢，我不過和她多玩幾手。」跟着叱喝一聲，內勁施出，鐵塵拂如蝟刺一般枝枝豎起，迎着呂四娘鑱去。呂四娘的劍陷在鐵鬚裡，勁透手腕，隱覺痲痺。梟夷子把塵拂一盤，立刻把劍絞脫飛起。呂四娘疾來一勢「捕虎憑河」，側身向後低伏，出脚一蹬，梟夷子幌身避過，驀地到了呂四娘身旁，一把大擒拏手正在舉起。這電光火石的一刹，紅瘤突然叫出一聲「快躲！」瞥見殿外光影一閃，捲着螺旋線射進來。梟夷子躲已無及，張口一齾，淅的一下把一枚飛劍齾着，呂四娘一個鯉魚打挺滾開，一手抓回墮下的劍，翻身便起。

亞密當看的駭然，人影箭一般飛入，長鞭一捲，匝地掃到老道脚下。梟夷子楞了一楞，雙足縱起，鐵塵拂向下一撩，那鞭如蛇兒一般，一觸卽把塵拂繞着，老道順勢一扯，那人隨着一扯之力直撲梟夷子，左手一口亮晶晶的短劍迎頭札落。梟夷子見來勢十分兇猛，連忙低下身子，一記穿雲掌上撩，閃電般把那人的手肘拏着，只聽那人「哎唷」一叫，禁不起梟夷子的鐵指攫下，短劍當堂鬆開。背後呂四娘的劍如風擘到，梟夷子才把那人向前摔倒，回身掃出衣袖。這一手正是「流雲飛袖」的內家眞功夫，呂四娘給衣袖掃到，劍鋒如同剁在鋼板上一般，震的全身倒退。



紅瘤在榻上一滾，腿上已中了小鏢。

梟夷子連施煞手，一忽兒把兩個刺客一齊摔開。亞密當細視後來的人，才認出是崑崙七劍中的「粉面仙姑」白素常。心想：「她怎麼也會來了。」只見白素常翻身躍起，呂四娘也再度提劍衝上。這時候靈谷子忽地閃身撲前，他一雙眼睛雖然看不見，可是耳聽風响，雙掌打出，掌風奔騰，迎着白素常擘落。白素常短劍失落，長鞭急猝打不出，側身避過一掌，怎知紅瘤這一記雙飛蝴蝶掌是連環擘戳的，掌才貼上，立刻化作擒拏手，抓着白素常一提，拌指點了她的穴道。

呂四娘見白素常給紅瘤抓起，虛札一劍，轉身縱出，梟夷子喝一聲：「那裡走！」幌身追上。亞密當伏在殿外，立刻閃身上前提劍一攔，叫道：「亞密當在此！」劍風颯颯，呂四娘微微一窒，不想戀戰，一個跟斗縱起。將到簷頭，梟夷子的衣袖風已發出，一捲便把呂四娘攝落，亞密當劍鋒下沉，立把呂四娘的劍挑去。梟夷子趕到，抓着她在腦後一按，已是動彈不得。

梟夷子見了亞密當，絕不驚愕，冷冷的道：「領班大人在外站的倦了，我以為你不會出來的呢。」紅瘤也狠狠的道：「人家兩口子巴不得我們倒下去了，才痛快呢。」亞密當心裡暗驚，原來他們早已曉到自己夫妻二人伏在殿外，這事如何解釋的好？眉頭一縐，忙對梟夷子道：「兩位道長不要生疑，剛才我們追踪賊人來到這裡，我的渾家發了一手蝴蝶鏢，想不到傷了靈谷眞人，我怕外間還有賊黨，所以伏着沒跟進來。」梟夷子道：「領班說得好，這樣看來，谷師弟吃了一口鏢，還要感謝尊夫人才對呢。」亞密當知他言中有物，正在思量如何在雍正面前回禀。

殿外一聲：「你二人幹得好事！」跟着霹靂一响，兩股火光射進。殿上捲起一陣旋風，燈火盡熄，梟夷子面上突然變色。刹那間一個老道人隨風出現，身穿葛布道服，魚尾黑冠，足踏芒鞋，背負古劍。亞密當認得這個是武當山紫陽道長，那次三音神尼被捕入獄，曾在天牢裡撞到了他。心想：「這老道士好不識相，我已說過再撞到他時便不客氣的了。」嚓的把黃龍劍撤出，「長虹臥波」，直點紫陽。他的劍有名快捷，紫陽振衣便起，一股震波襲向亞密當，連打兩個寒噤，黃龍劍給震波彈的搖擺擺。亞密當定着身形，喝道：「紫陽，你是修道的人，難道不知王法！這裡禁宮地面，那得隨你亂闖！」紫陽道：「貧道前來拜訪兩位眞人，亞密當，你不必管！」亞密當大怒，全身一拔，寶劍盤

空，打一匝直撤下來。要是個武技平凡的人，他的劍光所到，不論人頭劍戟都已一起分開幾截。紫陽縱聲笑道：「貧道教你不要管！」陰陽掌一分一合嘩喇地起了一股風，亞密當驟覺來了一種無可抵抗的力量，黃龍劍脫手飛起，拍的釘在殿頂橫樑之上。

梟夷子靈谷子二人，聽見紫陽說出特地前來相找，已知免不了一場決鬥。當下怒道：「好紫陽！你們武當派欺人太甚！難道我會懼你？」紅瘤在背後一拉，掣出陰風劍在手，和梟夷子左右縱開。紫陽見他們動手，便道：「梟夷靈谷，我們三十年來的樑子，貧道就算今天不來，你們遲早會來武當找我算帳的，不如今天分個强弱吧！」幌身拔出背後的一口古劍，光芒四射，這口正是昔日那亞兒在古畫軸裡發現的古劍。

梟夷子一想：「你這老東西，沒見你三十年，料你强不得幾多。」正待一劍剁出，紫陽道：「梟夷靈谷，貧道沒空兒和你們週旋得久，我們一劍就要分出高下，勸你們還是一個接一個上來吧！」梟夷子氣冲冲的道：「你要這樣死也得由你！」紅瘤上前道：「師兄，讓我來把他了結！」陰風劍排空一晃，勁風拂面，喝聲：「賊老道看劍！」跟風直剁，勁滲千觔。紫陽橫劍不動，等到紅瘤的劍劈到，驀地投出，速度連亞密當也看不到，但聽到嘶的澈耳一响，雙劍撞着，紫陽全身內勁運到劍鋒，貼着紅瘤的劍展開急削，這一撞之中已來回磨擦了八十次，紅瘤聽到劍身發出鏘鏘音响，驟覺一股熱浪直透五指，像握着溶鐵一般，急起來抓着向紫陽面前丢去。梟夷子亞密當站在一旁，看見紅瘤的劍霎時燒的通紅，脫手向紫陽擲出。紫陽把劍一拍，那燒紅的劍已落到地上，起了一股烟。回頭對梟夷子道：「你師弟的劍是錫造的呢，所以容易燒紅，看你的吧！」

梟夷子給他氣得發抖，大喝：「賊老道，休得大言！」劍隨身起，排空掃出，紫陽急的低身一迎兩劍相觸。紫陽一口武當古劍驟起快切，貼着梟夷子的劍嚓嚓地剎落，一剎兒如破竹，如削木，看着梟夷子一口劍絲絲兒削落，轉眼已剩回一根箸子大小的鐵條，鐵絲散落一地，亞密當看得驚心動魄。

紫陽縱聲大笑，幌身到了呂四娘白素常二人跟前，在她們腦後一拍，解開穴道，二人倏然甦醒，一躍起來。那時梟夷子靈谷子已躲進壁間暗門去了，殿裡站着亞密當，一想紫陽老道真是目中無人。暗裡揑着兩枚飛刀，擰身打出。這種廻風刀是葉赫布揚古的獨門暗器，一度弧光奔向紫陽。紫陽外內功雖然達到登峰造極，却沒曉廻風刀的威力，當下掌風一盪，帶着呂四娘二人衝到殿外去，誰想飛刀在半空一彎，颼的乘風剎落。紫陽驟聽冷風吹來，急的低頭一閃，魚尾道冠當堂被飛刀剎落，暗說一聲「好險！」

他們三人剛出到殿外，伏兵齊起，火把亮出。原來花蝴蝶伏在殿外，看見呂四娘突然來到，因此趕往神武營告急，白振率領武士埋伏殿外。這時亞密當已把黃龍劍取下，一看紫陽三人，正給白振、雷天賜、鐵杖真人三人圍着。紫陽一口武當劍打出一片光影，保護着呂四娘白素常在刀光劍影中一路衝走。正待上前助他們一臂，忽覺背後有人把他一扯，回頭一望，赫然是雍正到來，嚇的不知所措。

雍正一步來到殿門，手裡拿着一個小皮球，向階上一丟，那東西一直落到紫陽頂上，劍光一閃，那皮球爆出一陣輕烟。剎那間紫陽已把白振幾人的刀劍紛紛打脫，挾着呂四娘白素常縱身便起，武士的弓弩向空射出，却不及紫陽縱的快，轉眼間已消失在殿宇的黑影裡。

亞密當伏地請罪，雍正道：「朕剛才在複壁裡都已看到，估不到紫陽如此厲害，本來可以立刻把

他抓起，惟是擒賊要一網打盡，由他多活些時，看朕三天之內拏他回來。」亞密當揑了一把汗，心裡半信半疑，適才紫陽的本領兇如猛虎，驟若狂風掃葉，皇上却說抓他如同不費吹灰之力，難道是自己安慰自己。雍正叫他起來，亞密當擧頭一看，只見殿上站着一人，袈裟僧帽，身旁一個少年武士按劍侍候，正是赤空三藏，旁立的是洪英，暗暗驚奇，上前拜見聖僧。赤空微笑道：「領班辛苦了。」亞密當滿面羞慚，這是他自進清宮以來，第一次當着雍正面前失敗。

雍正怎會突然來到德暉殿，原來雍正登極以來，一年總有七八個月住在園裡，萬壽山最高的排雲殿，建造特別精巧，接連着山下的德暉殿，隧道複壁，機關羅列，雍正召幸雲裳，近來就住在排雲殿裡。那晚剛召見岳鍾琪，着把張熙曾靜一干人犯，三天後提出斬決。岳鍾琪稟道：「這案處刑的犯人共是五十多名，近日探報呂賊四娘秘密抵京，未知有無約定武林人前來刼獄，皇上還須明斷。」雍正道：「如今天下讀書人都在議論紛紛，有些竟然說張熙是一個節義漢子，朕若不殺一儆百，將來亂臣賊子更會藉口種族之說，公然倡亂，那時朕的天下，豈不斷送在這班賊子的手裡。」岳鍾琪道：「皇上聖明，微臣仍怕百密一疏，懇皇上請三藏聖僧到來商議此事。」

雍正立刻派侍臣打着御輦，到普慈宮接赤空。一會，赤空進排雲殿閣上見駕，雍正命侍臣設了錦墪。赤空坐下未久，忽引領閣外一望，側耳一聽，對雍正道：「下面有武林高手厮殺呢。」雍正道：「誰個敢在此時闖進御園來？」赤空步到窗前，把塵拂撥動，鼻子嗅了一下，忙道：「皇上快看！」便見遠遠一點影子，乍隱乍現，一忽兒在德暉殿上空一幌，便不見了。雍正即引赤空走入秘道，逕到德暉殿去，果然窺見紫陽把亞密當的劍一掃，當堂釘在樑上。

這時清宮之內，經過一番擾攘，雍正命岳鍾琪到刑部牢房打聽消息，回報那邊沒事，雍正才覺安心。赤空笑道：「皇上真是善忘，那邊牢房已經佈下水火網，就算有絕頂本領的人，誰個能近。」看官們，你道什麼叫作水火網？那是紅衣喇嘛設計的一種防預網，比今日集中營的防禦更週密。牢房築在地下，引進水道，只要一開關水便湧進，犯人即時淹沒在水裡；牢房出口是一條甬道，地板牆壁全用鋼板鑄成，兩邊道口通風，如同一條橫放的烟卣，如果有人刼獄，必須走過這處，守衛的二十名血滴子，一見有人衝進，一按消息，火燄從一邊噴出，透過甬道，內裡的人立刻燒成火炭。這種防備，好比天羅地網一般。紫陽在外早已探出獄裡情形，所以也不敢下手。

雍正聽了，忽地回頭一望，見洪英亞密當侍在一旁，便道：「你二人到閣下守着，防賊人再來。」二人領旨退出。雍正才道：「聖僧，那張熙曾靖反叛案子的一干犯人，不日就要行刑，到時求聖僧大施法力，座鎮法場，讓賊人刼奪不得。」赤空合十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貧僧如何能夠露面。」雍正道：「聖僧不想露出法相，到時朕和你一起前往如何？」赤空問道：「聖駕也要到法場去嗎？那麼貧僧作如替犯人誦經超度，在旁守衛便是。」雍正聽了大喜，岳鍾琪在旁道：「皇上何故輕出，這批叛賊身罹大辟，不可汚了龍目。」雍正道：「朕為曉諭天下人民，臨場稟告上蒼，這番興起大獄，實為我朝披恩四海，殺一儆百，將來朕還要親撰一篇大義覺迷錄，曉諭萬世，那麼明天朕親到法場去，又有何不可！」岳鍾琪不敢再奏。

雍正諭旨批下，消息傳出，一時人心悲憤，因張熙只是個書獃子，他受岳鍾琪所騙，胡亂指出老師曾靖和桐城派大儒呂留良幾個門人，像嚴鴻逵沈在寬呂毅中等人，都是知名之士，只這幾家的人，

受株連的便有幾十口。

行刑的前一夜，亞密當侍值退班，回到自己屋裡，窗外颼的一聲，射進一枚匕首，拍的釘在扉上。亞密當縱身追出，前面一條白衣人影，白頭帕、白圍巾，正在疾走如風，一瞬便杳，看去像是三音神尼。他怕賊人施調虎離山之計，忙回到室裡，把匕首取下來，刀鋒上附着一片紙，寫道：「城內準提菴，沙哈洛。」亞密當持書微震，心想：「三音神尼怎麼會潛身進京，若給皇上探出，豈不把我累了。」又見來書似有意要他前往相見，料有非常之事。華燕支聽見音响，走出室來，亞密當忙把字條揣在懷裡，詐說剛才來了刺客，要趕入宮看看有無出了事，傯傯出門。

準提菴地甚荒僻，亞密當出了宮門，立刻縱上簷頭，向北直竄。他一路想：「三音神尼若是來了，我正要問她一下，那藏族女子是否她的女兒。」忽又轉念：「剛才投書的人，來得有點突兀，難道有人賺我前去，另有奸謀？」脚步緩下，一時趦趄不前。旋又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來的若不是沙哈洛，誰個有這超卓的夜行輕功？」終恃着藝高人胆大，沒把危險放在心裡。

瞬已到了菴前，翻過高牆，天階靜悄悄地。他大步走進後殿去，角門走出一個中年尼姑，合十道：「施主是否應約到來的？」亞密當忙道：「師傅，我要拜訪一位女菩薩。」尼姑向後閣一指，轉身走進角門裡去了。

亞密當縱身上到簷頭，向閣裡一望，黃帳之後，隱約現出沙哈洛的影子，頭帕垂肩，正在帳裡打坐。亞密當心裡一喜，穿窗躍進，站在黃帳之外低聲說道：「女菩薩，亞密當來了！」話猶未了，黃帳突然拉開，那個白衣的人轉過身來，嚇的亞密當一跳。這個有鬚子的那裡是三音神尼，正待上前把

他抓下座子，問個底細。那人突把頭帕扯下，肩巾卸開，竟然就是崆峒道士梟夷子。

亞密當怒從心起，颼的掣劍在手，屛風後忽地轉出一人，沉聲道：「不許動！」亞密當一看，當堂魂飛天外，這個穿了便裝的人就是雍正，背後隨着白振雷天賜二人。他給雍正的神威所懾，連忙伏下道：「奴才罪該萬死。」雍正含怒叱道：「亞密當，朕待你不薄，你却心懷不軌，欺君叛國，朕如今問你，沙哈洛何故還在人世？」亞密當心想：「這事如何能够招認，皇上只不過思疑罷了，我一口斷定沒有這事，然後再隨機應變。」他叩頭流血，禀道：「皇上不要聽別人進讒，奴才入宮以來，對陛下忠肝赤胆，剛才有人投刀送柬，說沙哈洛在這菴裡，所以跟踪來一察虛實，至中了別人詭計。」

雍正對亞密當一向信賴，又愛他的一手武功，今晚崆峒道士故弄玄虛，引亞密當入彀，以爲雍正定會卽時抓他下獄。誰料雍正回心一想：「崆峒老道心地難測，我若殺了亞密當，將來他們反叛，豈不無人能制。」又念到沙哈洛已死於血滴子之下，當日白振奉旨收拾骸骨，難道她眞有化身之術。想念之間，心裡有了主意，命亞密當起來道：「你忠心爲主，朕所素知，這事容朕派人查明，再作定奪。想當日朕把沙哈洛身上一口毘盧劍給你，如今可在身邊？」亞密當暗裡捏去一把汗，聽見雍正問他毘盧劍何在，只得出語拖延道：「奴才受皇上所賜，敬謹收藏，這劍現在家裡放着。」雍正道：「那麽，你明晚當値時，把毘盧劍帶來，給朕一看！」亞密當接旨。雍正立卽帶着各人離開準提菴。白振在馬上對亞密當道：「我眞替你担心呢，梟夷子老道時常在皇上面前說你的壞話，今後須要提防！」亞密當謝過他的關懷，一行回到宮裡。

雍正回到養心殿，這處是他召見大臣的地方，一共五間大殿，門戶重重，築有地道暗門，其中一

間密室構造得特別精巧。這時梟夷子已告辭回萬壽山，白振也返侍衛室去了，只有亞密當和幾個近侍隨在身旁。雍正疑心又起，對亞密當道：「你到寢宮門外守衛吧！」

他把亞密當支開了，沒有回到寢宮，推開暗門，走進夾壁甬道，逕趨密室。雍正素來行動神出鬼沒，起居無定，有時明明宿在寢宮，第二朝却在別個妃嬪的宮裡出現，連平日貼身的宮人太監，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睡覺的。當他推開密室的暗門，已是華燈高照，兩間套房，空無一人。守在外間的侍衛宮監，未經呼喚，也不能踏進室來。

他進室之後，暗門自動閉上，雍正一拉，透到外面的响鈴，召宮監進來，發覺响鈴帶子給人割斷了，心知有異。一步走向另一度暗門，打算閃身出室。怎知暗門一轉，一個高大的漢子突然走出，手持一柄青鋼劍，閃電般抵在他的胸口，映在華燈之下，燦燦生光。雍正眼光一瞥，面上當堂變色。這人一身夜行衣，額上長了一個瘤子，目光如電，臉露殺機，正是他的第一個對頭兒甘鳳池。以前雖然探悉甘鳳池沒有眞死，却始終未會直接碰上，如今寃家路窄，驀地相逢，只要甘鳳池的手一動，他準是九死一生。雍正不愧是個江湖騙子出身，極力擺出鎭靜的樣子，說道：「老大，我知道你會到來的了，是爲了張熙那件案子？」他料到甘鳳池決不會爽快地一刀剁過來，而是要辱駡他一番，才讓自己在極度痛苦之中結束了生命。

甘鳳池果然持劍不動，冷笑道：「你今天認得甘老大？想不到今夜是你的末日降臨！王春明五位兄弟在天有靈，鬼使神差讓你投在我的手裡，我甘鳳池若不剜出你的心肝來看看，究竟是怎樣的烏黑，也對不起少林寺同門的陰靈吧。」雍正待要拱手乞饒，甘鳳池「汰！」的一喝，劍鋒一抵，險些

兒刺進去。雍正忙着縮手道：「我知道逃不了，你要怎樣不妨直說？」甘鳳池叱道：「我要你還給我五位盟弟的頭顱！」說了呸的一口涎沫唾在雍正臉上，報了昔日在殿上給他唾面之仇。一個人到了能夠生氣的時候，心中就是一快。雍正見他眼裡冒出的火光已沒先前的兇，便低聲央告道：「我們一場結義，你我二人又是盟誓在先，我時常恨自己做了皇帝，一切罪惡皆由此而起，你要把我殺了，也讓我說幾句話，才好動手。」甘鳳池看他汗如雨下，怒氣消了幾分，罵道：「你休想再施詭計，老實告訴你，地道裡十幾名武士，都已全部給我幹掉了。」

雍正忽地放眼向前，像是見到有人進來的樣子，口裡道：「你也來了！」甘鳳池雖未回首望去，可是神經已給他一下子轉移了。就在這電火般的一霎間，雍正全身向後一翻，乘勢一腳打到壁上去，那裡的暗鍵一觸，甘鳳池站着的地毯迅速向後移動，他的劍也跟着身子如飛的向後倒退，劍鋒雖然刺出，可是雍正已滾開丈餘，牆角處就有一度暗門，可以一推便進。

那度暗門忽然自啓，一個女子持劍走出，却是呂四娘，只見她杏眼圓睜，一聲不响，手起劍落，砰磞一响把雍正剁的四分五裂，片片飛起，原來那是一面廻光鏡，嵌在牆角之處，呂四娘守在複道，暗門推開，視線錯覺，把廻光鏡擘得粉碎。雍正一竄便起，扳着宮燈一擺，乘時拔出所佩的白金劍，心胆畧定，這密室還有兩度暗門，可是已給甘鳳池擋住去路。他大喝一聲，一記排雲劍剁落，快如風起。甘鳳池心裡一特，他知道刺虎不成，便會給虎反噬，雍正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奸雄，如今定是有了戒備。

當下低身一迎，搭着來劍一剪，想把雍正壓着，讓呂四娘從後刺他一劍。雍正不愧身經百戰，雙劍一觸，身形立變，劍鋒嗤的戳到背後，呂四娘的劍剛巧切落，嚓的擦上。雍正已躍到牆邊，運劍封門，擋了幾劍。甘鳳池知道只有在兩三回合之中便要把他了結，若再拖延，救兵必到，暗地焦急。忽見呂四娘穿梭一劍，直點雍正的咽喉，雍正側身一閃，甘鳳池看準時機，貼壁掃出一劍，雍正回劍護身，雙劍一接，甘鳳池這一記「棒打蒼蠅」的煞手，是從雲台劍客學來的，和少林劍出手不同，果然一時瞞過了雍正。只聽拍的一响，雍正的一口白金劍瞬已給甘鳳池壓到壁上去。雍正內勁一沉，正待踢出無影脚，呂四娘何等乖巧，單足一提，一勢「金鷄獨立」的身形，搶到他面前出脚一抵，壓着他的膝蓋，劍鋒嚓的點落，直貫他的咽喉。

這險不容髮的當兒，雍正還空着一隻手，閃電般打出，把呂四娘手肘一托，那劍給他一撥，便揷進壁間。雍正五指使命的抓着呂四娘，向前一送，脚下趁勢一絞，立把呂四娘摔開。他也丟開白金劍不要，縱身便起。一霎兒解了最險的一着，從這一幕死裡逃生看來，雍正的一手武功還沒多大退化。這時他手裡已丟掉劍子，呂四娘挺身撲到，雍正不敢着地，雙足在書架上一點，縱到柱後躲着。甘鳳池呂四娘左右散開，劍向前伸，挺指着一步步走近來。

這圓柱障不得身，背後是一張楠木書案，雍正心裡默計，再拖延片刻，救兵便到，他剛才躍在書架上一點，已向外面傳遞了訊號。呂四娘一喝助勢，二人的劍直刺而來，雍正倒身竄起，躍到書案那邊，把案板一推，作了擋箭牌，縮身蹲在案後。甘鳳池怒氣上衝，一脚打出，那巨大的楠木書案連隨飛起，雍正已暴露在二人的劍鋒下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甘鳳池呂四娘的劍一齊向雍正刺下，室外颼的投來一縷劍光，把二人的劍一

衝，立刻撞開，那光影拍的釘在柱上，却是一枚小刀。那時門外已躍進一人，身輕如燕，劍風隨人影一起奔到，甘鳳池急的斜裡閃身，和呂四娘雙劍撤出，擋住來劍，翻眼一瞧，二人當堂呆了。你估來者是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命不該絕　死裡逃生

第二十七回：密宗僧奉命拏紫陽

亞密當再獲昆盧劍　小佛光夜探普慈宮

那時門外躍進一人，身輕如燕，手裡一口尺八鳳頭劍隨風戳到，甘鳳池呂四娘急的回劍擋去，翻眼一瞧，來的竟是雲裳，不禁當堂楞住。呂四娘喝一聲：「雲妹妹，你怕是瘋了！」說還未畢，雲裳一矮身子，第二劍匝地捲出，她出手又快又狠，呂四娘沉劍封門，剛好煞着劍鋒，當堂捏了一把汗。

這電掣般的一迎一擋，雍正已把剛才丟落的白金劍攫回手裡，甘鳳池眼看不對勁，乘雍正喘息才定之際，欺身剎出一劍，雲裳擰身上前掩護。橫劍急擋，甘鳳池立刻扯了呂四娘一把，一同衝出門外。還幸他們進來時已把退路默誌心裡。瞬已來到複道的出口，這裡近着寢宮，迎面來了一聲叱喝，亞密當已擋着去路，黃龍劍晃了晃，閃電般剎到。甘鳳池暗吃一驚，提劍攔門一封，虎口驟來一震，心想偏偏撞到他的手上，活是倒楣。亞密當翻手一圈，一連兩劍，光影閃動，把二人逼的連招帶擋，退了幾步。

呂四娘暗暗焦急，若是再吃上幾招，就算熬得過時，宮裡侍衛定然趕到，那就更難脫走。眉頭一縐，計上心頭，她把廻風劍撤成一片白光，廻護全身，低聲道：「亞密當，你不要逼人太甚，明天你拿昆盧劍不出，你的頭顱便保不住了。」亞密當驟如冷水澆背，暗念他們怎會知曉？手裡慢了一下，甘鳳池搭着黃龍劍向側卸開，腳下疾來「八仙渡河」的偸步，閃到近門處去了。亞密當飛身一劍搶

上，喝道：「走不得！」甘鳳池陪笑道：「惜英雄重英雄，難道你都不曉？今兒你賣個帳，保你把毘盧劍即日找回來。」亞密當又是一楞，黃龍劍隨風刹出，雖然還是一股銳氣，卻已捨開要害，半途撤招。呂四娘何等聰明，一看亞密當有意相讓，輕輕的道：「記着沙哈洛留贈你的偈語，便可得回毘盧劍！」說了欺身展一招「橫架金樑」把亞密當來劍迎着一招，就在劍鋒之下溜過，順勢扯着甘鳳池一起竄出甬道，兩條人影沖霄拔起，一刹兒已消失在黑夜之中。

亞密當目送甘鳳池呂四娘去後，茫然地站着，忽聽背後有人在道：「領班賣的好帳！」回頭一看，角落裡閃出幾個人來，前面的是靈谷子，後隨御前一級劍手龍木公，雷天賜。剛才龍木公二人接到訊號，偬偬趕來救駕，路上碰着紅瘤。遠遠望見亞密當攔着一男一女在處厮殺，二人便想上前接應，紅瘤忽地張手一阻，立刻看見亞密當和兩個刺客低聲說話，他們站處距離太遠，說話聽不出，但見甘鳳池陪着笑臉，一問一答，亞密當就讓那二個刺客溜過身旁，也沒有追去。龍木公雷天賜看了十分驚愕，暗想亞密當離京多時，難道他已和外間武林人勾結上了？那時刺客經已遠去，料追也是無及。

亞密當臉色尷尬，答靈谷子道：「各位來了，為什麼不助小的一臂？」龍木公二人沒有回答，紅瘤冷笑道：「領班真會說話，你沒把刺客抓起，還想推賴到我們身上來嗎？」亞密當給他氣得七竅生烟，巴不得上前一劍把他刺倒。龍木公見亞密當目露兇光，面如火赤，知道再不排解，便會火迸，立刻上前道：「領班何必認真，剛才真人和你說笑罷了。」雷天賜也道：「領班定是掛念着皇上，才沒把賊人追上罷了。」紅瘤看見二人討好亞密當，一氣走了。龍木公道：「我們還是進宮問安吧。」

這時雍正已回到了寢宮，他想不到剛才在生死關頭，獨有雲裳一人能够及時趕來相救。原來雍正

那晚在萬壽山看過紫陽道長的本領，不敢再在排雲殿住下來，連雲裳一起召到寢宮。偏巧雍正這晚又到密室那裡去，丟下雲裳獨個兒在寢室等候，未曾入寐，忽聽警鈴响起，這是雍正的緊急求援訊號，一看壁間暗記是密室發出來的，知道雍正遇了刺客。寢宮離密室不遠，又有秘道可通，因此雲裳瞬息便到。這下裡甘鳳池呂四娘見來的是雲裳，他們還未知雲裳的神經受了控制，一時驚的發楞，幸而他們看見情勢不對，立即抽身竄出。

雲裳救了雍正之後，外面值班的侍衛才紛紛趕到，雍正大怒，命把守衛暗道的武士抓起來審問。他和雲裳偬偬回到寢宮，立刻擁在懷裡，心肝肉兒親熱一番。又道：「朕有了貴妃，從今之後，再不怕賊人來行刺了。」雲裳乘機躲在他懷裡撒嬌，說雍正好把她抛開，致給賊徒暗算。雍正忙道：「貴妃不要生氣，朕今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要貴妃陪伴朕的身旁便是。」一面親她雙頰。雲裳把他一推，說道：「外面站了不少人，等着請問聖安，皇上還不召他們進來。」一會內侍傳旨，先召各侍衛人等進見。侍衛領班亞密當，神武營統領白振，一級侍衛龍木公，以次十幾名劍手一起跪下。雍正把各人責罵道：「今夜若不是雲裳貴妃趕來救駕，朕的性命怕已難保了，你們都是宮裡一流劍手，卻比不上一個弱質女子，枉朕平日對你們一番倚重了。」

亞密當白振等人，給雍正駡得面面相覷，不敢出聲。雍正揮手叫各人退出；宮門外又來了赤空三藏派來的洪英，還有崆峒劍客梟夷子靈谷子，紅衣喇嘛飛龍僧等，他們在宮裡是客卿地位，進來只打着稽首，只洪英跪下一膝來請聖安。雍正眼睛一溜，對洪英道：「洪侍衛回去稟告聖僧，說朕有事請他到寢宮來商議。」洪英接旨去了。雍正望着梟夷子靈谷子道：「兩位真人，今夜朕得雲貴妃捨身救

護，得以脫險，回想近日賊黨又來京畿作亂，而且來去無踪，難道宮裡有了內應嗎？」靈谷子見有機可乘，便把剛才亞密當放走甘鳳池的情形說了一遍，雍正初時還有點不信，靈谷子稟請把龍木公二人叫來，當面作証。

龍木公雷天賜二人，平日對亞密當本就敬重，無奈震懾於雍正的淫威，又知這個皇帝機智過人，不易瞞過，只得據實奏稟，說他們親見亞密當和刺客說話，後來就讓甘鳳池等在身旁溜過，沒有追趕。雍正聽了當堂暴跳如雷。下令把亞密當拏禁。紅衣喇嘛飛龍僧和龍木公等一起跪下求情道：「皇上請息雷霆之怒，奴才等想亞密當歷來忠肝赤胆，而且他是滿洲人，料不會勾結賊人，背叛皇上，這番刺客漏網，其中或有內情，還望皇上查明，才好降旨。」雍正一想：「這事難保不是崆峒道士砌詞加害亞密當，且看明天他能否交出昆盧劍，再等策零回來報告，那時便會水落石出。」

雍正乘夜召見赤空三藏，原來是為了要先抓起武當道士紫陽道長，才把張熙曾靜一干人犯提出行刑。赤空稟道：「紫陽是武當派掌門，很得武林人敬重，貧僧若果把他拿捕，定會激怒了密勒池上敝派同門，那時貧僧再不能替皇上効忠了。」雍正低頭一想，對赤空作禮道：「聖僧，這是無可如何之事，紫陽惡道幾番和朕作對，如今張熙等一干人犯要改期處決，都是怕紫陽前來刼取法塲，若不預先將紫陽除掉，朕便寢食難安了。」

赤空經不起雍正苦苦央求，便道：「貧僧替皇上幹一趟也得，不過紫陽抓回來之後，只可把他關起來，不能傷害他的性命。」雍正暗喜，當下一口應諾。又在赤空耳邊低聲說了幾句，原來那晚紫陽逃走之際，雍正擲到半空的小皮球，內裡藏着一種粉末，爆出來沾到身上久久還留存一種氣息，宮裡

一班血滴子便憑練過的嗅覺本領，把行踪尋出。赤空辭出後，雍正傳諭岳鍾琪把張熙等一干人犯的行刑日期拖下，又派洪英每日到刑部巡視一番，嚴加防範，不必細表。

如今且說清宮劍手亞密當，那天有意把甘鳳池呂四娘二人縱走，知道靈谷子定會在雍正跟前借此進讒，報却當日在天山時的一口怨氣，幸而雍正只把全體侍衛責罵一番，心裡才畧覺安慰。他回到家裡，勞頓半宵，時候已是不早，他的渾家花蝴蝶躭心着他，還未就枕，見亞密當歸來，立即上前問他投進飛刀的刺客是誰。亞密當不敢把雍正疑心他放走沙哈洛的事說出，只說呂四娘甘鳳池進宮行刺，皇上給雲裳救護，各侍衛都受到責罰，畧道一遍。亞密當為什麼不對華燕支說眞話？就因往日華燕支收藏起義兄雲霄，後來弄到被雲霄挾持出走，亞密當雖然明白燕支對他眞情不二，可是始終防範着，不敢把心事告訴她。

華燕支替他脫衣履，亞密當忽然道：「如今還未交五鼓吧？」華燕支道：「官人又不是要隨皇上坐朝，快睡回一覺吧。」亞密當道：「我想起了還有一件事要幹，天色發亮，便難下手了。」華燕支曉到丈夫的性子，平日要幹便幹，而且不想別人動問，立刻給他換過武士服。亞密當道：「妹子替我檢出夜行衣來，還要一個黑面罩。」燕支詫道：「你穿夜行衣幹麼？」亞密當十分焦急地道：「你不要多問，時候不早，遲些兒我會送掉了性命。」

亞密當究竟何去？就是記起剛才呂四娘臨走之前，叫他回想沙哈洛留贈偈言，可把昆盧劍取得。這一口劍本是三音神尼隨身佩劍，當年雍正拿着神尼關起，這劍賞賜亞密當，不久雍正命他用血滴子毒液殺害神尼，亞密當暗裡李代桃僵，放走神尼，還把昆盧劍交還。神尼感他是個恩怨分明的漢子，

衷心崇敬，臨行留下幾句偈言，說雍正喜怒無常，多疑嗜殺，且看年羹堯的收場，便是一個警惕。將來雍正若要殺他，到時緊記「白塔之巔」四字，可保得性命。又說遇到生死關頭，念誦六字眞言，可以脫險。（故事見本書第四集第十一回之中）

那白塔就在園裡萬壽山上，亞密當展起夜行輕功，片刻到達。夜漏遲遲，樵樓還未打响五更，天上浮雲，連星光也遮蔽了，大地一片昏黑。亞密當展出絕頂輕縱，上了台基的塔欄，仰望塔身像覆鐘，全身光滑，塔頂由無數金屬物叠成，高出尋丈。他暗想：「神尼偈語所說白塔之巔，估不到應在今天，這樣看來，昆盧劍定然在塔頂放着了。」

他在塔欄再度縱起，一勢燕子追雲身法，衝起五六丈，落在塔身的圓拱，這裡不易置足，他拿雙掌附在斜坡上，一個跟斗翻去，已經縱上塔尖。這是金屬鑄成的七級浮屠小塔，亞密當沿着浮屠爬上，一眼看見頂端閃閃發光，從劍鞘嵌着的珠寶發出，原來昆盧劍眞的橫放在浮屠小穴裡。亞密當喜的心花怒放，抓着昆盧劍，倒身飄下塔欄。

這時白塔下的小門突然躍出一條黑影，低聲一喝：「誰教你來盜劍的！」手裡一口短劍，暗裡光芒耀目，一晃便剎過來。亞密當拉劍迎擋已來不及，連忙踊起，身形作出一勢「魚躍龍門」，越過台基，低身一伏。那黑影的劍給塔欄阻着，亞密當定眼一瞧，那人也是全身夜行衣，蒙了口面，不辨是男是女，聽剛才一喝的聲音，又像是個女子，暗裡想這個怕是雍正派來跟踪的血滴子，當下滾身到了塔下。

他的動作已是十分快捷，誰料面前一陣笑聲，那黑影已橫劍擋住去路，又來一聲暗喝：「快些留

下劍來！」亞密當大怒，他的黃龍劍早已掣出，昆盧劍却揷在腰帶裡，當下一股輕烟似的竄起，半空發劍，這一手搏擊劍法是他最出色的功夫，弧光一彎，乘風剎落。那黑影身形一擰，劍鋒後撤，貼着黃龍劍撩開，回手翻戳，一縷光影嘶的刺到來。那人出手快得驚人，亞密當回劍不及，只有全身向後撲倒，直翻出外，正想挺腰站起，耳畔嗤的一聲，劍光隨着奔到，亞密當臥倒把劍一抬，剛把來劍架着，這番他再沒法縱起來。那人却不撤招，黃龍劍驟起震波，一時嚓嚓作响。亞密當使勁抵着，手肘生痳，那人的劍鋒逐漸接近他的面門，亞密當有生以來，未逢過一個出手比他更快的人，心裡一急，驀地記起沙哈洛叫他遇到危急時候，就念動六字眞言。口裡不期念出「唵嘛呢吧咪吽」。

說也奇怪，那黑影一聽他念出六字眞言，閃電般抽劍躍開，亞密當翻身便起，那黑影指着他道：「你就是亞密當？怎麼蒙面到來？」亞密當又驚又詫，却一時想不出她是什麼人，站着發楞。那黑影道：「雍正詭計多端，剛才你沒露出面目，難怪我要試你一手。」亞密當正想問她是誰，忽見塔下有人走近，正是花蝴蝶，急的上前迎着，回頭一望，那黑影已失了踪跡。

華燕支見亞密當近日形神不安，所以暗地跟到來。亞密當便脫去面罩，把雍正要他交出昆盧劍的事說出。那時天已破曉，兩口子回到家裡，只見屋裡坐了一人，正是一級劍手龍木公。亞密當驚道：「龍侍衞，皇上命你來抓我嗎？」龍木公在十二名劍手中，算得有點正氣，他對亞密當道：「領班不要多疑，我特爲昨夜的事暗來通知，教領班好作防範。」跟着把靈谷子怎樣在雍正面前說亞密當放走刺客，雍正又召他和雷天賜前往詢問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亞密當謝過一番，龍木公也就告辭去了。

華燕支道：「郎君近來給皇上見疑，不如今天獻出昆盧劍，順向皇上辭職，你我二人回臥虎邨隱居，

也勝過在此憂愁呢。」亞密當道：「皇上不會許我離去的，紅瘤若再和我作對，看我殺了他洩一口鳥氣，才曉得我不是好惹的。」亞密當入宮以來，向就是炙手可熱，今看到雍正寵信崆峒派，已是一肚子氣無處發洩了。

那天下午，雍正召亞密當入宮，亞密當捧了毘盧劍進呈御覽，雍正接過在手，反覆看了一會，便道：「亞密當，人家說你放走了甘鳳池呂四娘，你的武功在二人之上，朕限你十天之內，把二人拿返來，你能否照朕意幹去？」亞密當暗驚，禀道：「奴才蒙皇上擢用，雖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辭，但甘賊等和武當派紫陽同是一黨，奴才怕紫陽武功難制，那時乞皇上寬限日期，奴才定不上負聖恩。」雍正笑道：「紫陽惡道不日便作階下之囚，你又何必畏懼。」

亞密當出宮，心裡十分難過，暗想呂四娘教自己得回毘盧劍，又何忍把二人抓來。雍正給這難題來試自己，想又是紅瘤在處進讒，不禁咬牙切齒，誓把崆峒派逐出清宮，才得安枕。旋又念到雍正自得雲裳作了貴妃，新近又來了洪英、策零，對自己便不如前的寵信，不免心亂如麻，覺得昔日沙哈洛留言，說伴君如伴虎，的是不虛，從此便感到有點心灰，終日借酒消愁，壯志消沉，不在話下。

那時在京裡潛伏的武林俠士，除了呂四娘之外，還有甘鳳池，崑崙七劍裡的「鐵扇子」諸葛元，「粉面仙姑」白素常，這兩人奉了天照禪師之命，到來接應師弟司馬長纓。紫陽道長為了要救呂毅中一家，也應四娘之約，來到蟠桃宮住下。當日一班人打算刼奪法塲，救出受文字獄牽累的無辜文士，可是日復一日，還探不出行刑的日子，大家正在暗裡焦急。

紫陽上次為救呂四娘等，助羣俠破了華山，後來聽說玄天魔女給天火鏡焚斃，便來京一探消息，

怎知給甘鳳池苦苦央求，卒答應留下來助各俠士一臂。這天他在蟠桃宮裡，忽覺心血來潮，神緒不安，知道會有事發生，立刻把武當古劍背起，出了蟠桃宮，打算到西山隱居些時。

當他出了城門，前面一帶樹林，映在斜陽裡，雀鳥歸巢，炊烟升起。走了一程，耳畔聽到有人道：「紫陽，貧僧在樹林裡等你！」紫陽暗吃一驚，這種「千里傳音」的本領，比「傳音入密」更高一籌，要練過上乘的吐納功夫，才能從樹林裡把聲音送出。他料這個定是赤空三藏，心想：「上次我動了七情嗔火，致鬥內功輸給他，如今逃也逃不了。不如和他分個高下，諒他未必敢對我施出毒手。」回頭一望，兩面山坡都有幾個服裝奇特的人把他釘着，知道這些就是雍正派出來的血滴子。

紫陽定了定神，緩步走進林子裡，那裡靜幽幽地，一片青葱，紫陽迎風一嗅，立刻知道赤空藏身樹上。便道：「赤空，你已經犯了密宗戒律，還不好好地懺悔，却替雍正出來作鷹爪的勾當，貧道真替你可惜。」

赤空三藏正盤膝坐在伸出來的槎枒上，他使的是「一葦渡江」的絕頂輕身本領，聽了紫陽譏諷，從樹上一飄落下。紫陽看他的身形輕若鴻毛，也暗歎他的修練工夫。只見他雙目一閃，透出一股藍色的光芒，眼才接上，全身打一寒噤。知道赤空又在運出精神功來壓制自己。當下一定元神，便聽赤空沉聲道：「紫陽老道，不是貧僧愛管閒事，你明知滿清氣運當興，却遍要助武林人和皇上作對，貧僧今天奉旨把你帶回清宮，識相的便不要動手，將來還可回武當山去。」紫陽冷笑道：「原來你奉旨來拏我，却在貧道面前說出風涼話，想我紫陽未必就會怕你，有本領的只管使出來！」

赤空面色一沉道：「好紫陽！你不要恃着武當派的掌門身份，以為我不敢對你下手。」紫陽知道

多說無濟，當下一拉武當古劍在手，喝道：「赤空，你敢和我鬥劍麼？」赤空道：「貧僧讓你刴好了，只要你能點到貧僧身上，便饒你回去！」紫陽見他口出大言，暗念他使的不過障眼法，我拿五行水火劍法來尅制他，看他怎樣避過。

這五行水火劍是道家裡絕頂的劍法，有相生相尅的妙用，只見紫陽擘空一劍，掃出一股劍風，人影一幌，劍光如波濤湧起，直衝到赤空面前。這一劍擦空生熱，劍波所到，熱浪射出，劍鋒成了一片白光，地上草木飛起。一忽兒赤空已給劍光裹着，僧衣袈裟片片刴起。紫陽暗暗納罕，定神一望，才知刴的只是一截松樹幹。

耳畔來了縱笑之聲，赤空已站在樹頂，對紫陽道：「你的五行劍使的不錯，還有什麼好玩的？」紫陽已動了氣，身形一縱，上了枝頭，喝道：「赤空，你濫施密宗大法，難說貧道便會懼你嗎！」雙掌一分一合，把全身氣勁滲出，空氣驟給磨擦，逼迫發响，一股掌風向樹上刮出。那時赤空胸腹一縮，把丹田氣噴出，紫陽打出的掌風立刻失去勁力，那丹田氣直衝過來。紫陽驀地覺得全身打戰。連忙幌身竄到半空，五行劍嘩啦地迎着赤空擘戳，一時樹上枝幹，紛紛折落。赤空突然來一勢「白鶴掠影」的身形，冲霄直起，半空打出「兜羅綿手」，掌風到處，樹幹連根拔起，沙石捲飛，紫陽手裡一口武當古劍，當堂隨風吸到半空，他的身子也像斷了線的風箏一般，飄落地上。一看縱橫十丈之內，樹林茂草，不知捲到那裡去了，變成牛山濯濯的一塊土壤。

紫陽一驚非小，剛才赤空施的是內功和氣功混合的出手，據說這是密宗最高的修煉，非有五六十年苦修，不易做到內勁和氣勁混合發出，這是密勒池獨有的眞功夫，外界武林不容易習得。赤空特在

紫陽面前一顯威力，要他屈服。紫陽定睛一望，赤空遠遠走過來，身後跟隨神武營統領白振，帶領五十名紅巾武士。紫陽知道逃不了，悻然道：「赤空，你爲虎作倀，看你不久要受天誅！」白振指揮五十名武士上前，挾着紫陽上了馬車，赤空乘輿跟在車後，一起進城。

雍正見抓了紫陽回來，心裡大喜，對赤空嘉奬一番，又道：「聖僧，朕想紫陽武功厲害，關在獄裡，還怕他會逃出。」赤空稟道：「皇上請釋聖慮，剛才梟夷子眞人已施術把紫陽迷倒了，他在獄裡再逃不得。」這時兩個崆峒道士也侍立一旁，雍正便問怎樣施術。梟夷子啓道：「這是敝派裡煉的一種藥物，採滇南深山的迷魂草煉成，外形就是一貼風濕膏藥，貼在腦後靈台穴，神經即時痲痺，像是吃醉了酒一般，任何武功高强的人，再沒法施出本領了。」雍正這才放心。赤空告辭出宮，雍正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立刻趕出殿外，在赤空耳邊低聲說話一番。赤空點頭道：「貧僧依旨幹去便是，皇上放心！」

赤空回到普護慈雲宮，侍衞洪英躬身迎進，這個少年武士，自派到赤空宮裡來，日夕侍候身旁，寸步不離，很討得赤空歡喜。赤空回到座上，召洪英上前道：「洪侍衞，皇上命你今夜改穿便服，前往蟠桃宮伏着，如果看到有人進入，立即抓他回來，不可有誤！」洪英應了一聲，伏下問道：「聖僧聽稟，弟子不知來者武功如何，萬一給賊人逃去，那時怕皇上見罪。」赤空道：「皇上已看過你的本領，你小心前往吧！」洪英不敢多問，傯傯換過衣服，帶了五龍金光劍，出了宮門。

他知道赤空這番差遣，內裡定有玄虛，記起師傅天照禪師，錦囊裡還有兩枚紙團，叫遇到疑難之時才可打開一看。這紙團藏在腰帶密縫裡，當下打開第一條看去，紙上祇寥寥寫道：「同室操戈，無

可如何！」心裡不免思疑，但念到禪師預言從來應驗，不敢有違。連忙展起夜行輕功，直向蟠桃宮奔去。

這時宮裡道士，都已寢息，只後閣還有燈光射出。洪英輕身一縱，上了簷頭，向大殿一望，琉璃燈高燃着，神座上供的是王母金身，殿上靜悄悄地。翻過正脊，後進建了觀音閣，紗帳之後，站着大士塑像，閣上也沒人影。他便在廊頭伏着，外面响了三鼓，便見蟠桃宮對着的照壁，倏忽現出一個人影，一縱上了高牆，低身伏下，探察宮裡動靜。這人身材短小，穿了夜行衣，衣領挿了一柄扇子，洪英眼光銳利，已認得來的是他的七師哥「鐵扇子」諸葛元，心裡忐忑，一時不安，暗念他定是和「粉面仙姑」白素常一起到來。轉眼間，又來了一條影子，長鞭捲空一盪，搭住簷角，輕輕一縱上到殿脊。只見諸葛元向宮後一指，二人便一同向自己伏處縱過來。

洪英記起錦囊吩咐，立刻閃身出來，長劍撤出，喝聲：「賊子休走！」對着二人一衝，劍風疾起，迎着剁出。二人聽見他的一喝，連忙左右竄開，粉面仙姑長鞭向前一掃，洪英身形縱起，長劍貼着一拖，粉面仙姑的皮鞭即時折斷。洪英一口五龍劍黑夜裡隱隱發光，諸葛元一驚，曉到面前的人是司馬長纓，手裡鐵扇子打着虛招，隨風飛剁。洪英怕他們一時道破了自己的秘密，又喝道：「好個諸葛元！今天撞在你爺手裡，饒你有三頭六臂，也休想活着。」手下使出崑崙劍絕招，「仙鶴翔空」，連環擘戳，一刹兒把鐵扇剁成片片。粉面仙姑雖然曉到這個師弟化名進入淸宮，却估不到出手這樣毒辣。連忙左手揮動斷鞭，右手發劍，欺身上前一擋。洪英向她暗地打個眼色，五龍劍一圈，貼着來劍卸開，這邊施出「蟾宮折桂」的擒拏手，抓着斷鞭順勢一拖，粉面仙姑雙足離地，全身給摔開尋丈

之外。洪英這一下已是讓她乘時脫身。諸葛元已明白洪英的用意，也在想法兒逃走，他拿起鐵扇骨一搓，作袖箭迎面射出，一面喝聲「看暗器！」洪英中途却步，提劍封門，嚓嚓幾响把鐵骨掃落，諸葛元已縱上殿脊，和粉面仙姑分兩路竄走。刹那間閣後人影一閃，兩個淸宮武士服裝的人突然竄出，洪英知道有人伏着，如果放走了諸葛元，回去定有不便。連忙雙足一點，全身拔起半空。這一種輕功是孟麗絲在秦嶺時傳授給他的，疾如飛箭，半空撲到諸葛元背後，猿臂輕舒，當堂把他抓着。

這時粉面仙姑正給兩條黑影追趕，洪英拿劍放在諸葛元項上，喝聲「要命的不要動！」定睛一望，那追趕粉面仙姑的正是雷天賜和石登雲，暗裡揑了一把汗。想念間宮外火光亮起，有人說道：「洪侍衞端的了得！」白振幌身到來，洪英更吃一驚，好在剛才自己沒露出破綻。白振把諸葛元綑上，忽見雷天賜石登雲狼狽奔回來，石登雲臂上鮮血直冒，染了袖子一幅殷紅。原來他二人追趕粉面仙姑，黑暗裡射來幾口飛刀，雷天賜滾身得快，只有石登雲沒曉到崑崙飛劍的厲害，迎着急擋，誰料飛劍兩邊彎着拋物線打到，右臂當堂中了一刀，還幸離得太遠，射力不大，只剁進肉裡。

白振暗說二人沒用，放走了這個賊女，大家上馬回宮。雍正命把諸葛元禁在天牢，又嘉奬了洪英一番。這一趟雍正立心一試洪英，見他抓了諸葛元回來，心裡思疑已去了一半。

雍正見武當派紫陽道人已關起，便召岳鍾琪入宮，定期提出張熙等一干人犯處決，又命在刑塲週圍，伏下紅巾武士，設了十二枚天火鏡，等候賊人前來刼奪法塲，一網打盡。

行刑前夜，赤空三藏已奉了雍正密旨，請他明日化作誦經僧人，到刑塲保護聖駕。這一晚，赤空心裡杌隉不安，忙到閣上凝神息慮，靜心打坐。洪英侍在一旁，天交二鼓，忽聽長空一聲鶴唳，响澈

雲霄，赤空驀地一驚，問洪英道：「剛才你聽到鶴唳嗎？」洪英見他面色突變，答道：「弟子聽到了，那不過野鶴歸巢，發出喚雛兒的叫聲吧了。」赤空忽地脫下僧帽，遞給洪英道：「一會兒如果再聽到叫聲，你拿這帽子向上空一拋，看看有什麼見到。」洪英心裡思疑，却不敢問。

過了半晌，又聽到剛才的鶴唳聲遠遠傳來，洪英仰首窗外，只見浮雲飛過，萬里晴空，看不見什麼白鶴的影子。正想縮身回去。突來了嗥嗥一叫，聲在頭上，立刻把僧帽拋高。說也奇怪，眨眼間半空裡出現一頭白鶴的影子，張開兩翼盤旋疾落，一口啄着僧帽，啣着向西南飛去了。

赤空口裡念出眞言，嘆息一聲，對洪英道：「貧僧自知作孽太多，不久便要離開此地了。」洪英故作不解道：「聖僧身爲王者師，未知這話從何說起？」赤空黯然道：「洪侍衞，貧僧來歷，怕你還未知曉，剛才密勒池同門，遣這白鶴到來，召我回山服罪，貧僧迫得拿帽子打發這靈禽走了。」說話之間，赤空眼裡射出一度藍光，突然道：「誰個來了！也不似是呂四娘。」

洪英一望閣外，並沒什麼影



那女子果是密勒池弟子，赤空不免吃驚。

子，正想問他聽到什麼風聲。驟覺一股光影，綠如青燐，閃電般從半空疾落，勁風震的窗門砰砰發響。赤空早已抓起塵拂向窗外一掃，立刻嘩啦地捲起一陣風，把青燐吹的翻下來。洪英這才看到，黑暗中一個女子落在簷頭，她的手裡掣着一口短劍，放出綠色光芒，洪英心頭卜卜地跳動，瞪眼望着，幸而赤空也在暗驚之中，一時沒有察覺。

赤空一聲叱喝道：「來的若是密宗弟子，還不進來跪下！」那女子插劍回鞘，雙手一拱，傳來清脆的聲音道：「玄空師傅有命，請師伯三天之內離開清宮，若還不悟，便會受到最嚴重的懲罰。」赤空强作鎭定道：「我看你冒名到來是眞，難保不是甘鳳池的黨羽。」那女子一擰身縱到天階，站在滴水檐前，露了半身。赤空細看一眼，這女子面如滿月，眼若流星，額上深深嵌着密勒池的印記，不由得一驚。低聲道：「你回去告訴玄空，雍正氣數未盡，待龍馭歸天之後，那時我便離開清宮了。」

洪英站在一旁，偷看佛光一眼，見她目不斜視。等到赤空說罷，立刻一陣風縱起，半空喊道：「師伯執迷不醒，看你不久後悔已遲。」赤空對洪英道：「你看她到那裡去！」洪英輕身竄出，瞥見人影一幌，佛光高聲喊道：「看姑娘的暗器！」一簇光影奔來，洪英一楞，低身一伏，忽覺嗤的一些東

西打在臂上，麻了一麻，拿起看時，却是一枚紙團，連忙揣在懷裡。再度縱起，已失了佛光的影子。

他回身進閣，對赤空稟說那女子飄忽如風，沒法跟得她的去向。又問這女子究是什麼人？赤空囑道：「今夜的事，你不要對皇上說出，遲些時再告給你便是。」洪英揑了一把汗，回到室裡，暗地打開紙團，內裡敎他明天早上，到獄裡如此如此，依計行事。

第二天已是張熙曾靜等一干人犯行刑的日子，犯人之中，嚴鴻逵已在獄身亡，剩了呂毅中、沈在寬、張熙、曾靜幾個主謀人，其餘的都是株連的讀書人和幾家眷屬，一時哭聲震天。到了刑場，監斬官是刑部侍郎高其珮，兩旁站列十二個劊子手。

外面傳報聖駕到來，雍正戎裝佩劍，騎了高頭大馬，後隨亞密當，龍木公等十二名劍手，雲裳也改穿侍衛裝束，跟在一旁。

這時場外東邊一列樹林，隱隱有人伏着，雍正命白振拿黑旗揮動，監刑官台上，立刻射出幾縷光影，射到刑場外的草地上去，當堂起了火光，那光影旋轉了一圈，場外草地，即時留下一條火路。看的各人心裡震驚，知道雍正已在台上佈了「天火鏡」，預備有人刼奪法場，拿來對付。

高其珮讀罷硃諭，跟着把犯人名字讀了一通。行刑官一聲開刀，第一個推出呂毅中來，跪在地上，劊子手一刀揮過，人頭落地。十二名劊子手，一齊動刀，瞬眼間屍橫地上，血洒刑場。

最後輪到張熙、曾靜，還有呂毅中的幾歲兒女各一人，這兩嬰兒在女禁子手中，啼啼哭哭，旁邊武士也感到觸目傷心。忽聽張熙高聲喊道：「我有皇上的親筆赦諭，你們怎敢殺我！」劊子手一看他的頸上，果然貼着一行小字，不禁暗驚，忙上前稟告高其佩。白振走近張熙背後一看，似是雍正的筆

迹，立刻把字兒撕下，進呈御覽。

雍正面上突然變色，劊子手報說犯人曾靜的頸上也有兩行字貼上。雍正命一並揭下來，拿到手裡撕成片片。傳令把未斬的犯人暫時收監，一衆官員都不知皇上看了什麼，竟把二人擱下不殺。當下五百紅巾武士和各劍手擁着雍正回宮，立即召岳鍾琪進謁。雍正問道：「張熙這個書獃子，不是和你結過盟的嗎？」岳鍾琪不知是禍是福，惶悚稟道：「微臣當日爲了要他吐露口供，曾經有過結爲異姓骨肉的事。」雍正又道：「那麼，你和張熙不是說過同生共死的嗎？如果曾靜張熙師生二人受了極刑，你心裡覺得怎樣？」岳鍾琪沒曉到雍正故意難他，以爲要拿他一起殺了。伏地叩頭，滿頭大汗。顫聲道：「罪臣知錯了，求皇上寬恕！」雍正笑道：「朕如今爲了你之故，赦免曾靜張熙師生二人死罪，明天替朕草一道諭旨，公佈天下臣民盡悉。」岳鍾琪如釋重負，叩頭謝恩。

其實雍正看到張熙頸上的字兒，才停止了張熙幾個犯人不殺，這紙兒寫的什麼，下回自有分曉。這一來便連呂毅中的幼子和女兒都保得了性命，後來傳說那女兒就是呂四娘，也有稗官小說謂呂四娘是毅中的妹妹，這都是難以查考的事。不過雍正僅得十三年的帝運，那女孩子如何長大得這麼快，豈不是煞費思量的事嗎？正是：

生死有命　富貴由天

第二十八回：黃龍走清宮起內訌

亞密當怒殺靈谷子　三音尼初鬥赤空僧

且說雍正為什麼看見一片字條，便把張熙等人赦免？他自從登極之後，心理漸起變態：最怕別人提到他的往事，這種心理，無非要使到萬民崇拜，相信他是個眞命天子，所以就不顧人家知道他和江湖俠士的關係，免至奪位的陰謀洩露。凡是幫助過他奪位的人，都要拿來殺却滅口，最親信的莫如年羹堯，也不能逃過一死。

甘鳳池呂四娘等人，往日也曾替雍正出過死力，所以雍正苦苦要把他們除掉。但他們也抓到了雍正這一個弱點，就是昔年敦煌盟誓時，雍正簽過一紙盟約在武林人手裡，這事一直使他忖忖不安，曾經千方百計要弄回來燬掉。如今到了張熙等一干犯人行刑，各俠士一時束手無策，迫得拿來作一次要脅。他們本來想把全案犯人救出，可是司馬長纓偬忙行事，以為張熙二人是案裡主犯，斬首時也提出在先，因此把字兒貼在二人頸上。不料刑部定讞，却把已故大儒呂留良視作罪魁，張熙等不過讀了他的遺書才作叛，這一來呂氏全家便處斬在先，祇保留得兩個稚齡兒女，可說是生死有命，人力無可挽回吧。

再說雍正所看到自己的署名，其實是模仿的筆跡，但也一時混過了。他下令暫時停了行刑，打算把張熙帶回審問一番，看是誰人拿這字條貼上去的。無奈張熙曾靖二人，一口咬定當日聽見提出行

刑，已是魂飛魄散，只覺有人在他們腦後一拍，說皇上赦免你二人死罪了；實在看不出是誰人站在背後。雍正沒法，暗想這案的犯人都處決了，曾靜年老，張熙是個書獃子，而且當日岳鍾琪和他結成兄弟，後來張熙才吐露實情。其餘呂毅中兩個兒女，年紀還是幼小，不如把他們一律赦了，讓天下人感到皇恩浩蕩，同時也要把這案的始末，作成一本書，曉諭天下。一面暗地查察那字條的來歷，跟踪取回昔日簽過一紙盟書，那時便可了却一宗心事。

雍正爲了投鼠忌器，同時要對天下人民恩威並施，因此張熙等後來都獲得赦免。不久雍正便頒下諭旨，把這件案的始末印成一本「大義覺迷錄」，駁斥呂留良遺著的錯誤，告誡天下人民說滿漢是一家，不應存反抗之念。這本書是雍正朝代的一件大事，就是曾靜張熙二人獲得恩釋，也記在史書裡，不必再作細表。

自從處決了這宗文字獄之後，淸宮從此便告多事。那時被禁起的各派武林高手，有武當派紫陽道長、崑崙派諸葛元、呂四娘的丈夫朱蓉鏡、還有雲裳的哥哥雲霄。雍正也曉到外間潛伏了不少江湖俠士，和他暗中鬥法，伺機把獄裡的人刼奪。但恃着宮裡有赤空三藏和崆峒派劍客，御前又有亞密當和十二名一級劍手，此外紅教喇嘛的一班血滴子，都是本領高强，料武林人不敢正眼相覷。他曾經限令亞密當十天內把甘鳳池呂四娘拿捕，打算等到二人擒得，便把各犯人一齊秘密處死。

這天雍正輕車減從，到普慈宮見赤空三藏，他說近來宮裡發現了奸細，請赤空給他把可疑的人抓來。赤空問過一番，對雍正道：「貧僧連夜在園裡走動，從地下聽音的功夫探出萬壽山上定有武林高手潛伏，這事正想向皇上稟告。」雍正聽了驚道：「聖僧何不早說，若果眞的有人躲在園裡，那麽朕

的性命豈不危如壘卵，但不知誰個忘大胆子，敢在禁宮潛伏？」赤空不敢說出那晚佛光來過的事，同時他也不知道佛光的名字，只曉得來的是密勒池弟子。當下回道：「貧僧在此，皇上不必憂心，這次來的雖是個劍法高强的人，幸而貧僧還可以把他制服，不過萬壽山地方廣濶，一時難以察出賊人躲伏的地方，今夜皇上派亞密當領班前來，聽貧僧差遣，或可追踪到賊人的下落。」雍正心裡才舒了一下。傯傯回宮，召亞密當到來，先問道：「那天朕命你拿捕甘鳳池呂四娘二個逆賊，未知有無消息？」亞密當稟道：「奴才這幾天來都已出外打探，無奈甘賊等人行踪飄忽，至今還未獲得線索，但昨晚奴才在園裡守候，看見一條黑影在萬壽山上隱沒，後來搜尋一遍，却無影跡。」雍正道：「你今夜到赤空聖僧那裡，聽他命令，如果拿得奸細回來，朕便把拿捕甘賊的日期寬限，你好好地幹去吧。」

亞密當謝恩出宮，逕到普慈宮見赤空，洪英引他進閣上。赤空問道：「領班日前奉命到了天山，聽說曾經遇見一個名叫雪山蓮的藏族女子，你可曾認得她的面貌？」亞密當回道：「小的曾和她月夜交手，至今還印在腦子裡，那眞是個劍法高强的女子。」洪英在旁，聽了不覺打特。只見赤空道：「貧僧今夜命你和洪英二人，在萬壽山下分頭埋伏，如果見到有什麽影跡，務須把賊人追踪抓來。」亞密當也是暗驚，那晚在白塔下遇到的女子，正是雪山蓮，何以赤空便會知道，可是不敢說出。二人應了一聲，告辭出門。赤空又道：「你二人都是大內高手，若是賊人劍法厲害，你們可以輪流出擊，就算取勝不得，也要釘到賊人梢子，看她遁到那裡匿伏！」

他們趕到萬壽山下，洪英向亞密當試探道：「領班曉到那叫雪山蓮女子的來歷嗎？」亞密當道：

「我在天山時會經一度和她交手，只不知這次來的是否就是這個女子。」洪英又道：「領班一手長白劍法，天下無敵，我想雪山蓮那會是你的敵手。」亞密當道：「那次比劍還未分出勝負，料想合我們二人之力，或可把她剉倒未定。」亞密當不過安慰着洪英的心，其實那天他已領教過佛光的本領。

二人說話之間，已到了團城子，那裡是萬壽山上的一所小宮殿。只見白塔上颼的一股風奔下來，人影一晃，亞密當喊道：「有人來了！」說聲未畢，一縷劍光映在二人眼裡，看見雪山蓮抱劍屹立，發出清脆的聲音道：「你們不用找了，我已在此等候多時！」二人忙的一縱分開，擰身發劍；亞密當一口黃龍劍隨風刴出，展開「黃鶯出谷」一下快刺，口裡喝聲「賊女看劍！」那邊洪英手裡五龍金光劍也匝地撤出，一記「海鷗掠影」直奔雪山蓮。二柄寶劍黑夜裡一齊閃出光影，勁風疾掃。只見雪山蓮長裙一擺，劍影盤身繞出，嚓嚓兩聲，就把來劍蕩開。亞密當翻手再戳一劍，雪山蓮驀地縱起，青光一縷，直奔他的面門，快如閃電。亞密當見敵人出手比自已更快，連忙沉劍一擋，雪山蓮貼着他的劍一送，只聽瑲瑯一响，這時洪英的劍正在橫掃雪山蓮的右脅，雙劍立刻撞上，二人一齊震的退開。

亞密當一氣，運隨氣引丹田，輕烟般縱起，劍吐流光，穿空札落。洪英也在使出一記「寒江釣雪」，沉劍下戳，雙劍嘶的一起夾擊。雪山蓮眼波流動，青萍劍盤空快轉，一招兩式，但見光影奔騰，上下爆出兩點火花，已把二人的劍挑開，又快又勁。亞密當一驚，瞅了洪英一眼，也給雪山蓮震的顛了幾步。暗念這姑娘的劍法的是厲害，立刻把平生本領施出，劍如風捲，那女子提劍封門，身形乍隱乍現，亞密當一劍貼上，剪着一絞，洪英乘機刴出一劍，使的一招「陰平偸渡」，從旁暗襲。這

電火般的一刹那，那女子喊出一聲「來的好！」青萍劍嚓的刴出劍波，驟看化成兩度劍影，二人的劍才接近女子跟前，當堂給劍波震開，發出嚓嚓聲响。

這當兒三口寶劍上下奔騰，亞密當經過那次放走了甘鳳池，那敢再賣雪山蓮的帳，他怕洪英回去稟告赤空，因此着着使出絕招。洪英也怕亞密當看出破綻，着着提醒精神，看去一招緊過一招，可是全沒發勁，這種出手，比眞打時還更吃力。雪山蓮接了七八個照面，青萍劍驟然打出一度光圈，亞密當和洪英的劍一齊陷進光圈裡，給一股內勁攝着，隨着旋轉起來。亞密當暗施內勁，無法抽出。只聽雪山蓮一聲喝「起！」二人的劍立刻脫手，可是並不飛起，仍然給光圈帶着，在空間轉動不脫，就如賣技人弄的戲法一般。亞密當一時驚的目定口呆，雪山蓮影子一晃，隨風便起，他們兩口劍給她帶着一挑，像兩點流星左右墜落，二人飛身把劍抓回，雪山蓮的影子已消失在黑暗裡了。

二人連忙回到普慈宮，誰想赤空三藏不在宮裡，過了半晌，才見一條影子隨風縱入，正是這位密宗僧人。二人連忙上前稟告，赤空道：「剛才貧僧躲在一旁看到了，你們打的不錯，若在別人，怕連兩三招都熬不過呢。」亞密當訝道：「聖僧適纔看到了我們鬥那雪山蓮嗎？」赤空點頭道：「貧僧怕她冒名敝派同門，所以着兩位前往一試她的本領，剛才暗地看她出手，的是不虛。」洪英在旁道：「聖僧爲何不出來把她抓起？」

赤空面色一沉，過了片刻才道：「這事談何容易，你兩位還怕未知：五年之前，貧僧在西藏布喀池和敝同門了空交手，當日貧僧就是敗在青萍劍之下。這劍的來歷，有說是達賴五世拿人胆和碧玉煉成的，也有說天竺伏虎羅漢殺了一百頭獅子，取出獅胆鑄成此劍，流傳至今，有不可思議的威力。貧

僧自那次受剉以來，念念不忘，知道敝派同門終有一天前來相找，所以憑五年來苦修吐納功夫，如今已把泥丸劍練好。但要等雪山蓮前來惹到老僧，那時才能使用。」二人對赤空一番說話，還不大明白。赤空道：「領班回去稟告皇上，請皇上不必躭憂，那雪山蓮遲早會給貧僧抓起的。」

過了兩天，紅教喇嘛鐵臂禪師帶同血滴子回宮，還抓來一個蒙古少年尼姑，這個正是三音神尼的徒兒佛明。自從淸軍進駐蒙古，沙哈洛便帶了佛明避到阿苔山，最近佛明的外祖洪成棟身故，沙哈洛派人送她回到山西長城嶺外奔喪，但已給雍正派出的血滴子探悉，一路跟踪，佛明的武功還淺，因此落在鐵臂禪師的手裡，把她解返京畿。雍正親自審問一番，要她說出三音神尼的下落。佛明年紀比佛光還輕，而且在江湖裡見識少，又怕雍正知道神尼在阿苔山。便道：「女菩薩給你逼得無地藏身，已隱居藏邊去了。」雍正笑道：「你這小妮子也來賺朕嗎，朕如今把你作爲餌誘，不久大魚便引進網來了。」即命白振把她禁在宮裡密室，又着雲裳監視，暗裡誘她把沙哈洛躲匿的地方說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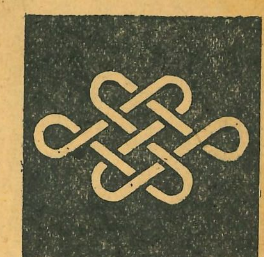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且說崆峒三友中的七星追魂劍策零，日前奉了雍正之命，和二級劍客領班「點點紅」于成龍到漠外阿苔山，一探三音神尼的消息。不料于成龍出京不久，便生了一病，迫得返回京裡去，策零只獨個兒起程，取道到寧夏邊境轉往外蒙古去。

這天策零正走之間，前面來了一人，竹杖芒鞋，背着一個藥囊，年紀未過五十，頷下却長着一撮紅鬚。正是雲南白鶴觀裡的「賽華陀」夏青松，往日策零在西南地面幹保鏢生意，曾和他打過交道。白鶴派源流出自西藏，也是青藏派柔門一路的功夫，賽華陀還有一位師兄白鶴劍客，在滇黔一帶坐了第一把椅子，劍法拳宗，都是當時名兒响亮的，上次雍正派人到白鶴觀，就是要聘白鶴劍客到來。

策零立刻上前行禮，賽華陀笑道：「我估是誰，原來是策老哥，聽說你拋開保鏢生涯，在淸宮當了官兒呢。」策零道：「夏前輩不要見笑，在下不過入京替二師哥報仇，今天相逢得巧，我們且找個地方吃杯酒，慢慢再談。」夏青松是個酒鬼，二人好容易才找到一處小鎭，大家入座坐下。策零問他來到關外幹什麼？夏青松道：「你曉到我是個地師，也是個江湖賣藥郎中，到處萍踪。這番來到北方，就是尋求世間靈藥。」策零問他尋求的是什麼東西，要來到關外走？夏青松答道：「日前我去到關東，聽見販鹿的土人說，近日長白主峯產了靈芝草，夜裡山頭放出毫光，所以跑到那裡搜索半年，如果把它掘出，我的還魂丹眞是千金不換呢。」策零道：「前輩要找靈芝草，遲些也不妨事，在下如今正需覓人作伴，你若陪我到阿苔山走一趟，我送給你一千銀子好嗎？」賽華陀平日浪跡江湖，並沒幹過刼掠的勾當，眞是一生也未拿過千両在手，而且路上有酒有肉，也就答應了策零同行。

本書自神尼誤陷飛天網，得紫陽救出，避匿阿苔山之後，便一直沒有把她的行踪說出。這幾年當中，沙哈洛算出雍正的氣數未終，如果逆天行事，定然遭到失敗，因此便隱姓埋名，作如自已已死，讓雍正不再派劍客前來暗算。她改穿了俗家裝束，在阿苔山潛修一種劍法。阿苔山是沙漠裡的綠洲，從前在「游俠英雄新傳」裡已有叙述。這時駝俠阿朗早已去世，剩下駝俠的弟弟「八極頭佗」阿曼，也到了古稀之年，隱居山莊不出。沙哈洛本來已是武功絕頂，她還要練什麼劍呢？在武林人眼裡，正如讀書人一樣，認爲學無止境，神尼當日遇到紅衣喇嘛的飛天網，她的「燕子追雲縱」輕功便無所施其技，若果那時打出一手飛刀，在半空把網戳破，那就不致脫不得身。因此她在潛修的日子裡，把大漠神功的「天雨花」金砂功，練成一手「六結刀」。「六結」是中國的一種民間流行圖案，也是佛門

裡常用的繪飾，它有「六道輪廻」的含義，又有連環不絕本末同源的意思，這圖案刻出來，看官們定會覺到在那裡見過似的。（如下圖）



沙哈洛練的六結刀，就是打出時循六結形的線路飛轉，她一發就是六口，每口飛刀可以拿在掌裡，薄如今日的剃刀片，這種刀是太極王家昔日製作的柳葉鏢改造的，她要紀念愛人王春明，便照柳葉鏢的式樣改成小飛刀，兩邊鋒利，刀身上有兩條陷線。這陷線有幫助射出時的氣流作用，拐彎得快，打進人體時空氣透入也快，血液從這陷線噴出。她的金砂功已夠厲害，如今更練就了六結刀，她知道終有一天要替王春明報仇，同時也探得清宮裡除了亞密當外，還有好些劍派名手，所以不能不把藝業精研，準備將來會用得着。

沙哈洛的乾坤袖裡課得傳自眞如大喇嘛，這是用大六壬神算推斷和靈感的運用，所以每每有驚人的奇驗。當她的女兒佛光從密勒池回來，剛巧白泰官、王崇明、冒蓮三人早就來了阿苔山，大家久別重逢，自有無限歡喜。白泰官是沙哈洛的師弟，王崇明是她的叔叔，冒蓮是她的首徒，說起來是一家親。佛光把司馬長纓混進清宮的事向沙哈洛禀告，沙哈洛道：「這孩子將來天南建業，海外稱王，前程眞是了不得，可惜百天之內，難免有血光之災，可惜可惜！」

各人聽了，不禁大驚失色，佛光倏的倒在沙哈洛座前，顫聲問道：「聖母說話可眞！長纓哥若有危難，就算前程有帝王之運，也屬空言，未知有無挽救？」沙哈洛抱她起來道：「傻孩子，你怎麼對他這樣關心？從前我看長纓的相，已知道他煞星入命，應在這個年頭，看來不可避免。」沙哈洛一

說，更令到佛光雙淚直流，搖動她媽的肩頭道：「聖母快想個法兒救他呢！我明天趕到京去，教他馬上離開清宮。」沙哈洛神色鎮定，答道：「救他還可，只是他始終逃不過難關！」佛光撒嬌道：「聖母這樣說，長纓哥豈不會喪命嗎？」沙哈洛道：「別人救他不得，祇有你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把佛光摟在懷裡，在她耳邊低聲囑咐一番，佛光面上才露出一點寬容。沙哈洛又問道：「孩子，你一天能走幾多路呢？」佛光答道：「孩子在密勒池練過輕功多年，若果日夜登程，比駿馬還可快多一倍。」沙哈洛道：「我不久也要趕入北京，到時再給你指點。」

佛光第二天便要登程，沙哈洛給她一口毘盧劍，囑她依時放在白塔頂上，又把萬壽山的暗道告給她，着抵京之後，在禁宮裡躲起來，和司馬長纓通消息，一面窺察雍正的行動。佛光一一受教，即日飛馬下山，兼程入京去了。

白泰官王崇明見佛光入京復仇，行前自有一番付託，不在話下。過了幾天，他們惦念着呂四娘在京裡情況，也要告辭。白泰官道：「師姐，日前四妹囑託，要向你取得昔年雍正給我們的盟約，打算拿來營救張熙一案各家人的性命，你能否給我帶往？」沙哈洛道：「我看這計策行不通，雍正未必受我們要挾，何況我算出呂四妹一家人，怕難逃出刼數。」白泰官黯然不快，沙哈洛又道：「你二人趕到京去，到時見機行事，不可造次，到此時候，我們遲早要和雍正作一次清算了。」王崇明喜道：「我們幾年間被逼得亡命江湖，你若決心和雍正一拚，那麼我們就算赴湯蹈火也是不辭。」沙哈洛莊容道：「我已想過多時，如果伏匿不去，雍正便以為我們畏懼，前些時我到此潛踪，一是為了魔王氣數未盡，二則佛光這孩子還未技成，三因怕累了亞密當，如今雍正命運將終，昔日賽希夷替他卜的卦

象，有說『維民所止，壽比圭年』，那圭字拆開便是十三，分明說他登位十三年便要身首分開，他還不懂。至今屈指計來，他不過尙有一年多的命運；何況他近日倒行逆施，好好的一個亞密當，他却聽信崆峒派的讒言，對他起了猜忌，我看亞密當不久便會離開清宮了，那時我們的大仇，便可昭雪。」白泰官喜道：「師姐幾時到京去呢？」沙哈洛道：「我的行踪暫難說出，不過會比你二人先到北京也未可定。」

沙哈洛送別二人，回到莊裡，一時又覺空虛寂寞，暗念自己究是個好動的人，隱居多年，已是困的悶了。這晚她在閣上打坐，只感到神緒不寧，推窗一望，月色明澈，晴空萬里，瞥見沙漠上來了閃閃光影，細看一眼，却是有二個人在那裡交手。連忙展起千里透視功夫，只見那鬥劍的人一老一少，兩口劍上下奔騰，黑夜裡劍光閃動。

一會，那二人愈鬥愈近，已來至山下。沙哈洛暗想：「我要看看他們是誰，其中有沒有自己人在內。」立刻飛奔下山，已聽到金刃破空之聲。才走下小徑，又聽到有人叫出一聲，急的提身縱起，在高處一望，莊門外已倒下一個人，是個年輕的漢子，眉目很是英俊，却不相識。那漢子倒地呻吟，臂上像受了傷，劍也扔在身旁來了。

沙哈洛動了慈悲之心，上前問道：「相公受傷了，要不要小婦人的幫助？」她已改穿了蒙古婦女的裝束，但髮上仍披了紗帕，以爲不會有人認得自己。那漢子道：「在下是販馬的，剛才給仇家剁了一刀，求大娘給我一點金瘡藥。」沙哈洛一時不察，便道：「我要回莊裡才取到藥呢，先替你裹傷好嗎？」

這時樹林裡簌簌一聲，躍出一個人來，喊道：「正是她呢！」沙哈洛一愕，地上的漢子忽地一翻，順勢撩出一掌，非常快疾。沙哈洛仰身退後竄開，頭帕給風一吹，便給漢子攫去。那厮早已抓回地上的劍，挺身站起。沙哈洛大怒，妙目一瞅，看出樹林裡出來的就是剛才相鬥的老者，不禁喝道：「快把頭帕還來！」身形跟着縱起，掌風呼的打出。那漢子剛好一劍剁到，當堂給盪開數尺，沙哈洛隨施一記「馬上採花」，乘風攫去，要把頭帕搶回。怎知身旁老叟擰身一擋，疾來一招「高探馬」出手，接了沙哈洛一掌，雙方手橋搭上，那老叟突然左掌一伸，虎爪當胸直攫。沙哈洛見他肩頭一動，忙把手橋沉落，閃電般把他的虎爪攫奪，跟着向外一送，口裡說聲「滾！」老叟當堂給摔到數丈之外。

沙哈洛一看那少年漢子，已不知溜到那裡去了，知道中計，即時飛身撲上，一手把老叟抓起，內勁滲出，老叟像是全身觸電一般，痛得連聲乞饒。沙哈洛道：「你還不把狗名報上，難道要我弄折了你的筋骨！」雙指在他肩頭插落，老叟又喊了一聲，哀求道：「女菩薩，求你饒過小的吧。剛才那厮是清宮裡侍衛策零，小的叫夏青松，這次一時受他甘言引誘，不該和他一起到來，賺去你的頭帕。」沙哈洛道：「原來你是白鶴劍客的師弟賽華陀，爲什麼會和他在一起？」夏青松把路上相遇的經過說出。又道：「女菩薩放了我吧！小的若果找到了靈芝草，寧願拿來奉獻。」沙哈洛心裡一動，問道：「你那裡弄到靈芝草？」賽華陀道：「稟告女菩薩，小的這番前往長白山，找了半年，已探得了靈芝草所在，不過還沒覓得千年仙鹿，便無法取到來。」沙哈洛道：「你給策零利用了，念你在江湖裡作惡不多，饒你一次，但我要尋得了靈芝草，才能把你放走。」那晚帶了夏青松回去，交給莊丁禁起。

靈芝草是世上希有的靈草，傳說可以起死回生。這仙草比千年人參還更珍貴，生長在最高最寒冷之地，五百年茁根，五百年出土，吸收日月精華，土地靈氣，不知再經若干年才能長成。這東西因具有靈氣，夜裡放出毫光，但平常人把它連根拔起，立刻失却效用，只有千年的梅花鹿啣在口裡，經過暖氣潤澤，才能保存靈氣。這事雖屬神話般的傳說，但天地之大，誰也不能說沒這東西存着。

且說策零把沙哈洛一塊頭帕騙到手裡，日夜兼程回京，向雍正覆旨。雍正拿起頭帕一看，上面絲繡着三音大廟的蒙古文，果然是沙哈洛之物。不禁怒道：「亞密當這奴才真可殺！他把妖尼放走，騙了朕幾年，這番若非策侍衛前往取到頭巾，朕還不大相信呢。」一面下旨把亞密當下獄。雲裳在旁道：「皇上不可輕動，亞密當武功高强，怕他知道了，變生旦夕，不如請我師傅到來，商量一下。」

一會島夷子靈谷子一起到來，雍正把這事對二人說出。靈谷子稟道：「貧道早就說亞密當放走了甘鳳池呂四娘，如今限期將到，他還沒有把二賊拿來。皇上要抓他下獄，我想宮裡好些劍手和他有交情，不若先把他的妻關起來，然後命他把賊女佛明殺了，倘他奉旨幹去，還可從輕發落，若他不敢下手，分明和妖尼勾結，皇上可藉此抓他下獄，這叫作一石二鳥之策，請皇上定奪！」

雍正口裡沉吟道：「這小妮子是沙哈洛的徒兒，消息傳出，沙哈洛定必到來，朕為了看看她是否真的還在人世，到時再命赤空把她抓起。」島夷子道：「皇上既然要拿賊女作餌，那麼可命亞密當到獄裡殺了紫陽惡道，免為後患！」雍正又道：「朕當日答應赤空不殺紫陽，將來怕受到法師埋怨。」崆峒派向來和武當結仇，立心借刀殺人，靈谷子便道：「皇上不聞古語說：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，紫陽惡道兩次進來行刺，又和甘鳳池等攻破華山，正是罪不容誅，皇上何必遲疑。」

這一晚，亞密當奉召進宮，雍正溫言諭道：「領班入宮以來，屢建大功，前日朕一時誤會，望不可記在心裡，如今朕有一件重要任務派你幹去，先敬領班一杯。」亞密當惶恐道：「皇上聖明，奴才就算受了委屈，何敢放在心裡。但未知皇上有何差遣？」雍正命內監捧酒過來，說道：「領班飲下此一杯，然後再說。」亞密當跪下領酒，一飲而盡。雍正道：「朕命你到獄裡殺了紫陽，怕你再像從前一般，所以賜你一杯烈酒，待你回來覆旨，那時才給你解藥，否則三天之內，你便毒發身亡。」說了獰笑一聲。

亞密當毛管悚然，全身打戰，暗想：「原來雍正口蜜腹劍，他怕我放走紫陽，所以要我飲下毒酒。」當下伏地叩頭道：「奴才有兩句愚直之言，求皇上聽稟。」雍正道：「你要替逆賊說情嗎？」亞密當額頭頓地出血，泣下道：「奴才自蒙聖眷，入宮効力，皇上聖躬安危，雖粉身碎骨，不容外人侵犯，奴才雖一介武夫，粗知禮義，忠君之外，還須具有武林人的氣質，紫陽是武當掌門，弟子衆多，皇上已將他禁起，求聖恩寬大，容他在獄裡懺罪，免天下人說皇上手段殘酷。」雍正不待他說畢，用足把他一蹴道：「你敢在朕面前說這反叛的話，怪不得日前放走了蒙古妖尼，朕命你立即回家，便知一切！」亞密當見雍正暴跳如雷，還是抱足苦勸，雍正施出大摔碑手把他一推，直滾到階前倒下，雍正已閃身屏風後去了。

他出到宮門，雙眼還流着淚，策零得意地望着他，更使他難過。忽見龍木公于成龍向他打個眼色，轉過長廊，二人跟在他的背後，看看左右沒人，便道：「你快些回家看看，嫂子給老道帶人抓走了。」亞密當一驚，惚惚返抵家門，直奔閣上，不見了華燕支。桌上留下雍正的手諭道：「朕已派人

把你妻迎到宮裡暫住，待你覆旨之後，夫妻便可重叙；毘盧劍另給策零佩用，不許追討生事。」亞密當氣得七竅生烟，雙目火赤，問過家丁一番，知道紅瘤道人帶了策零前來，僞說亞密當在宮裡相候，賺華燕支走了，家裡也給策零搜過，取去了毘盧劍。

亞密當失神地呆了一會，想到當初雍正怎樣隆重地聘他入京，幾年來一直受到寵信，如今爲了昔年釋放沙哈洛的事洩露，知道雍正對自己已不信任，可是不應該聽信崆峒道士的擺佈，逼自己去殺害紫陽。又念到金長素的一番話，當初葉赫布揚古實在不想自己替滿淸効力，還有黃葉眞人死前遺書，已把昔日師傅臨終的情形說得淸楚。他終於把心一橫道：「我若把紫陽殺了，赤空三藏也會怪我，大丈夫死有重於泰山，就算我毒發而死，後人也會說我是個忠義漢子。」他把黃龍劍撫了幾下道：「我的寶劍呀！聽說你曾經在岳武穆手裡立過不少汗馬功勞，自從來到我的手裡，寸步不離，身經百戰，也不辱沒了你的身份，如今我已是徬徨歧路，寶劍有靈，如果我不應留在淸宮，你也來個表示吧！」他這樣默禱，不過是一個人到了苦悶無可發洩時的舉動。他說了便把黃龍劍向空一拋，說也奇怪，那寶劍一度光影閃出，在空間擺了兩擺，隨着一陣風飛走了。

亞密當暗暗驚奇，心想：「難道這東西眞的有靈？」猛然記起沙哈洛昔日留言，有說「黃龍飛走，壯士回頭」的兩句話，莫非應在今天。這時他身上只留得一柄匕首，細聽外邊打了三鼓，立刻一縱上了簷頭，向着天牢走去。

當他來到牢門，早有把守獄門的武士迎進，這裡是神武營所管的囚室，四邊築了高牆，只見策零仗劍守在外面，見亞密當來了，便道：「皇上有旨，領班如果沒把人頭帶出，不得離去！」亞密當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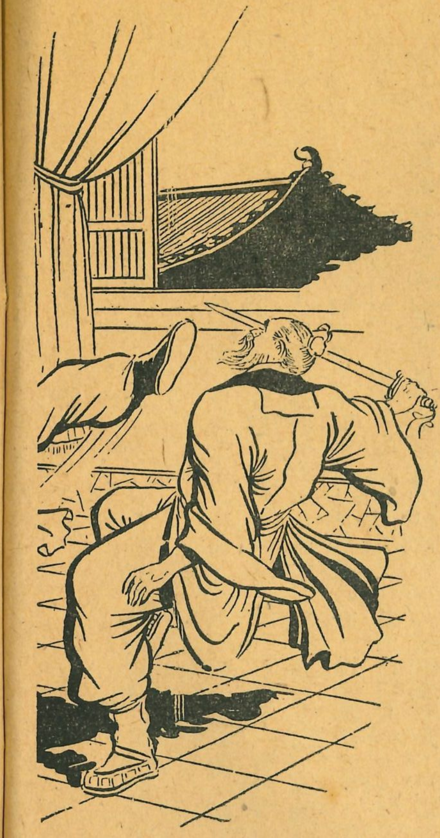
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！敢來管我！」紅巾武士見他動怒，忙把獄門打開，這裡正是昔年囚禁沙哈洛的石屋。

紫陽坐在禾草鋪上，雙目失神，像是失去了知覺，鼻裡僅餘一絲氣息。亞密當喊了他幾聲，雙目微微轉動，細看他的後腦，貼上一片膏藥，連忙替他弄開，那裡還有一管針貫在穴道裡，也給了他拔出來。紫陽當堂叫出「哎喲！」呼吸漸次回復，亞密當怕獄外有人走進，連隨施出易筋促脉手法，給他全身按摩。過了片刻，紫陽才醒過來，幸而平日修練得好，即時調整呼吸，振作元神，見身旁站的是亞密當，便道：「是你到來把我救醒？」亞密當道：「皇上命我殺你，快跟我走！」

亞密當記起昔日紫陽進獄來救出三音神尼，地道的穴口還留着，當下把堵着的石塊弄開，讓老道竄出，然後再堵上缺口。他割下一幅衣襟，裹了幾枚石頭，提着走出獄門。策零見了，以爲他眞的取了紫陽首級，喜道：「領班快向皇上覆旨。」亞密當驀地拿包裹摔過去，撲身上前搭着他的肩頭一按。策零冷不提防，當堂給亞密當點中穴道，渾身痠麻，手裡一口毘盧劍也給奪去了。亞密當拿劍指着他，進到囚室，抓起迷魂膏在他腦後一拍，即時暈在地上，亞密當關上獄門，吩咐守門武士不許聲張，轉身縱上高牆去了。

那時崆峒道士梟夷子和靈谷子，正在德暉殿上等候消息，過了深夜，還沒見策零前來報訊。梟夷子道：「師弟在皇上跟前獻此計劃，未免毒辣一點，我看亞密當不會動手殺害紫陽的。」紅瘤道：「師兄，難道你忘記了武當派的舊仇嗎？我們對紫陽和亞密當，要先除掉一個，這番定有一人喪命在我的妙計之下。」

樓窗突然砰的震開，一條人影如箭竄進，口裡道：「你們施的果然好計！」是亞密當的聲音。劍光一盪，直點紅瘤的咽喉。梟夷子急的推出一掌，勁風捲出，把靈谷子摔開數尺，躲過了疾來的劍鋒。亞密當怒吼一聲，身形急轉，毘盧劍發出一度圓形的劍光，橫掃二人。梟夷子看見來勢險極，亞密當劍風披拂，颯颯生寒，連忙低身竄到柱後，腰間抽出一口軟鋼劍，發勁向前一抵，嚓嚓一响，剛擋在紅瘤身旁，煞去亞密當一勢快戳。亞密當神威大發，短劍一沉，震動劍鋒，撒開點點光影，在梟夷子跟前連跳帶劈。紅瘤乘機攫得几上一口七星劍，左掌上撩，聽風發劍，他雖然盲了雙目，聽覺却銳利非常，這一劍斜戳亞密當的下門，嘶的便到。亞密當正殺得梟夷子抖不過氣，瞥見光影一閃，連忙來一勢「金鷄獨立」的身形，單足站地，看準紅瘤的劍戳到，突然轉身一腳打出，風聲一响，紅瘤手肘已給腳尖打中，當堂撒手，七星劍飛到壁間撞落。這一腳無影無形，是亞密當的眞功夫。



這一腳踢得紅瘤肋骨盡折，內臟摧毀。

紅瘤劍才脫手，亞密當早已全身拔起，一招「王母拂袖」，貼着梟夷子的劍掃去，讓他救援不及，跟着身形一動，勁透足

尖，再施一記明尖腿迎着紅瘤當胸踢去，力沉勢猛，紅瘤慘叫一聲，鮮血從口裡噴出，濺得亞密當衣褲全是血汚，即時氣絕。亞密當這一腳用了千鈞之力，他先把梟夷子一劍掃開，隨勢出腳，紅瘤肋骨盡折，內臟摧毀，已是一命嗚呼。這個無惡不作的道士，盲了雙目還不悔悟，終喪命在亞密當手裡。

梟夷子見師弟慘死，心裡不免一怯，這時才知亞密當的本領，無怪座鎭清宮多年，武林人不敢正眼相覷。暗念在殿裡交手，使不出絕招，連隨把劍虛札一着，幌身縱到廊頭。亞密當喝叫「那裡走！」箭一般衝出，劍風直劈腦後。崆峒派除了步法精奇之外，還有一門吐納內功，如今梟夷子見劍法取勝不得，暗運丹田，看看來劍將到，回身一招「彗星歸位」擋出，亞密當不知這一劍是誘敵，連忙低身貼上，搭着盪開。正想翻手剪落，老道一股氣勁已迎面噴出，就如一根鐵棒般直搗而來，亞密當吃過千年人參，也覺得一棒掃到身上一般，急的擰身斜竄，梟夷子劍鋒一指，勁透劍鋒，亞密當抽

劍急擋，又給丹田氣一衝，手肘中途一震，臂膊立刻中了梟夷子的劍，若在別人，一條臂膀早已削落，但他身形輕快，劍光掠到，全身疾向後縱，左肩一時劃傷，數寸的創口，鮮血直冒。梟夷子軟鋼劍一捲一伸，又撒出第二劍來。只見一條黑影直飛半空，亞密當已展起絕頂輕功，有如氣球一般上引。梟夷子揮開衣袖縱身追上，但那及得亞密當衝起的高，相隔還有丈餘，全身已乏力下墮。

亞密當掩着傷口，在半空一個跟斗，落在數丈之外。梟夷子以為他痛的難抵，雙脚一點，又再追上，這處已是德暉殿門外，對着一片石階。誰料亞密當面不改色，劍光一彎，如虹影掠空而下。老道一驚非小，急的運勁封門，瑲琅一响，他的軟鋼劍當堂剁去一橛，亞密當連隨低身發劍，「漁人撒網」，匝地捲過來，老道手裡半截劍子使勁不得，立刻踊身離地，劍風颼的從他脚下掠過，驚的毛管直竪，惟有展出玄門步法，左閃右避，逃過幾劍。細看亞密當肩膊傷口，衣襟破裂，露出劍痕已經復合，只留下一道血漬，不禁目定口呆。剛才梟夷子噴出丹田氣功，用了全身氣力，這時候再不能施出，眼看亞密當如狼似虎，再不逃命，就要隨着靈谷子到鬼門關去了。

梟夷子騰踊急竄，又避過幾招，已是氣喘汗流，人急計生，驀地一個滾身，拿着半截斷劍脫手飛出。這一手本是崆峒派裡的絕技，憑內功控縱，在空中滑翔；可是梟夷子用過丹田氣功之後，本身內勁已消失大半，斷劍射出，已沒有平時的威力。亞密當正欺身撲上，突見光影一亮，連忙斜裡一伏，讓暗器從身旁飛過，跟着一勢「螳螂飛躍」搶到梟夷子背後，毘盧劍在他頭上一圈，壓着他不能站起，左掌來一招「撥雲見日」，抓着他的道髻一按，已把梟夷子搶過來。

亞密當劍鋒一挑，老道一隻耳朶先行削落，梟夷子忍痛哀求道：「領班手下留情！小道再不敢和

你作對了。」亞密當拿劍在他頸上一按，叱道：「我妻禁在那裡？」梟夷子顫聲道：「夫人給皇上關在園裡石山下的地洞。」亞密當再不說話，攫着老道的頸骨，拖他走下萬壽山，面前就是碧梧軒，那裡用人工築成無數假山，高逾數丈。

他挾着梟夷子來到一處岩口，搜尋一下，看不見有什麼地穴。梟夷子道：「小道把地點說出，求領班饒我一命！」他向石櫈一指，教亞密當在櫈下摩到鐵環，拿着一拉，石壁隆然打開，露出洞口。走下石級，便見華燕支鎖在一角，頂上有兩個通風穴道，內裡黑暗無光，空氣混濁。

華燕支見是亞密當來了，喜極流出眼淚來，亞密當倒過劍頭，乘梟夷子不覺在他魂門穴一抵，手裡揑着他的寸關，讓他施不得閉穴方法，老道瞬已失去了知覺。亞密當上前削開華燕支的枷鎖，扯着走出洞口，再把鐵環推動，梟夷子便困在穴裡。

亞密當在半個時辰之內，解決了兩個惡道士，華燕支知道他殺了紅瘤，便道：「郎君意欲何往？」亞密當摟她在懷，黯然道：「大丈夫來去分明，我要入宮見皇上，討取解藥，然後離去。」華燕支聽見他吃過毒酒，泣下道：「皇上怕不會把你放過的，郎君不如求赤空法師向皇上求得解藥吧。」亞密當道：「我還有說話對皇上稟告，你到天壇等我，天明之前，我一定到來相見。」說了拿一柄匕首給她，華燕支叮囑一番，轉身便走。

那一晚，雍正在宮裡等候消息，過了四鼓，還未見亞密當策零二人回報，心裡生疑，身旁侍候的是雷天賜，便命他到神武營一看究竟。雷天賜去後，他感到神思恍惚，有點疲倦，轉身回到寢宮休息。雲裳已卸下宮裝，穿了一身便服，見雍正進來，立刻跪下迎接。雍正把她拉起，覺得玉手冰冷，

再看她的面色，像是神情緊張，雙目不時溜轉，心裡覺得奇怪。問道：「貴妃身體不舒服嗎？」雲裳回道：「賤婢沒有事，剛才開了窗子，身上着寒便了。」連隨替雍正寬衣納履，奉上一盞香茶。雍正呷了一口，見雲裳腰上束了紅綾，穿上一雙薄底鞋，問道：「貴妃何故不穿睡服？」雲裳面色一變，應道：「賤婢適纔在露台玩了一手劍，一時還沒有更衣。」

雍正打了坎呵，雲裳立刻服侍他睡下，揮退宮人，命在門外守着。往日宮人只在幃外侯候，如今見貴妃有命，都一齊退到門外去了。雲裳跟着走出，瞥見門外站立着二個侍衞，便道：「皇上有旨，未經召喚，不許有人走進。」

雍正剛一闔目，給雲裳鎖門的聲音驚醒，暗想：「她今夜為何要鎖上室門，難道怕有人行刺我嗎。」幃幔掀起，雲裳躡足走進，低聲叫了兩聲：「皇上睡的好！」雍正見她今夜神色有異，故意發出鼾聲。雲裳閃身出了帳外，才一瞬，人影縱入，只見雲裳雙眼圓睜，一臉殺機，手裡拿的就是自已的一口白金劍。雍正驚出一身冷汗，幸而沒有睡着，他曉到雲裳的精神又起變化，這時惟有躺着不動。

雲裳掀起紗帳，白金劍颼的迎着他的頭顱刴落。雍正早已有備，抓着綉枕一擋，把白金劍撥開，全身急翻，張開錦衾當頭蓋落。雲裳還是不够鎮定，驟給衾被罩來，沒有刴出第二劍，便縮身出到帳外，雍正已乘機躍身下榻。他身上只穿一襲睡袍，又濶又長，走不幾步，雲裳已是一劍掃到。幸而他身經無數大敵，看到面前擺着楠木椅子，立刻縱身越過，雲裳劍鋒嚓的刴在椅上，雍正已閃身到幃後，喝道：「你瘋了嗎！快丟下劍來！有話慢慢說。」雲裳在幃外看不見他，一時不敢突入。聽他發

聲，手裡一連刺了幾劍，黃緞帳片片裂開。雍正徇僂着身子伏下，雲裳刺的性起，提劍一揮，帷幔去了一幅，雍正已暴露眼前。雲裳口裡大喝一聲：「惡魔吃我一劍！」飛身把劍戳去，快如電閃。這魔王臨危不亂，他剛才俯下身子，已把一枚玉鐲脫在手裡，當下捏着一拋，雲裳驟覺手腕一震，劍鋒盪開，才知給雍正拋出來的東西撞着，雍正早已在帷下一滾，衝到暗門那邊，但外面已經上了鎖。這時候，他真像一頭亂竄的耗子，本來他的本領敵得過雲裳，無奈身上只穿一襲單衣，白金劍又在雲裳手裡。他躲進圓柱後，狂喊幾聲。雲裳冷笑道：「你想叫人進來救援嗎？我已下令誰也不許進來。」雍正拱手道：「朕待你不薄，請念在夫妻情份不要把我殺掉！」雲裳面如火赤，雙眉倒豎，叱道：「你殺了我媽，又玷污我的身子，這仇不共戴天，你還想乞饒嗎？」雍正哀求道：「你要殺我，也讓我說幾句話，才死得瞑目。」雲裳道：「你怎樣也逃不過我的劍下，休想求情！」雍正道：「殺害你母和禁制你神經穴道的，都是你師傅所幹，你若把我恕饒，我立刻草一詔書，把你哥哥一齊赦罪。」

雲裳記起雲霄還在獄裡，料雍正手無寸鐵，未必能逃。便道：「你先把詔書寫下來！」雍正不過是拖延時間，連忙走近書案，雲裳隔案用劍指着。雍正磨了一些墨汁，拿羊毫濡墨，提筆寫了兩字，又再蘸上墨汁，乘她不覺，拿飽含濃墨的毛筆向她眼睛洒去，跟着縮身案下。雲裳一劍刴空，眼裡給墨汁蘸上，睜不開目。

雍正抱着雲裳雙足，扳腰一摔，這一手正是東洋柔道的摔角，雲裳當堂給摔到壁間仆倒，白金劍受了一震之力，也脫手飛開。雍正像獅子搏兎一般全身竄起，撲向雲裳身上。這電火般的當兒，誰也想不到雲裳還有一樣法寶，就是昔日拿來絆倒亞密當的奪魄索，這東西外表像一根腰帶子，雲裳一直

束在身上。當她看見雍正撲到，連忙把奪魄索拋出，一股烟霧迎面散開，雍正立刻給倒鈎鬚刺着雙足，一交栽倒。原來這索子用最薄的綢帶綴成，連着許多像魚鈎的鐲鬚，只要搭在敵人身上便要跌倒。

雲裳把索子收緊，一手抓回跌下的劍，雍正已給纏着雙足，只見雲裳面起殺機，大呼一聲「取你的命！」白金劍晃動，颼的剜落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室門突然砰的毀開，一條人影如箭衝來，一縷劍光射進，雲裳的劍直飛到天花板上，那人竄身擋在雍正面前，寶劍一揮，大叫：「勿傷我主！」雍正已認得亞密當的聲音，一時如獲救星，連忙喝叫「把賤人拏下！」雲裳空着雙手，只得斜裡縱走，奪門而出。

門外火光大亮，白振率領紅巾武士圍得水泄不通，寢宮外也來了龍木公，鐵杖眞人，他們適纔聽見室裡喧聲，但侍臣傳旨不許擅進。雲裳剛竄出，龍木公一根虬龍杖呼的打到，雲裳低身躲過，鐵杖眞人手裡五百觔鐵杖又從地上掃來，眼看就要擘成肉醬。

廊頭一股勁風疾捲而下，火把盡熄，雲裳忽地隨風捲起，在龍木公頭上呼的飛過。大家舉目一看廊頭之上，一個老道士站着，白鬚飄飄，正是紫陽道長，白振和龍木公飛身趕去，紫陽衣袖一掃，殿瓦簷角，嘩啦啦紛紛飛墜，剎那兒已失了二人的影子。亞密當看見雍正那種狼狽情形，忙給他剜開纏在脚上的索子，鐵鈎刺在皮肉上，傷了一幅，宮人過來敷藥裹傷，騷動一番。天色微明，白振進來報告，紫陽經已逃獄，靈谷子被殺，梟夷子失踪；雷天賜又帶了策零進來，奏說亞密當放走紫陽。雍正頭腦昏然，拿起花瓶迎着各人擲去，大喝「快滾！」他愈聽愈糊塗。肝火一動，命宮監關上宮門，各

武士摭了一鼻子灰，一齊退出。

書中交代：雲裳爲什麼即時恢復了知覺，這裡讓作書人補叙一筆。這天雍正在暖閣上徹夜辦公，雲裳守在室裡，三鼓之後，還未見雍正就寢，忽見宮門自動推開，一個人影幌身進入，是個老道士。雲裳轉身攫取几上放着的劍，道士衣袖風一捲，那劍已落在他的手裡，正待喊叫，腦後驟覺給人一按，眼前一黑，便昏了過去。

到她醒來，頭腦記憶，頓然改變，她已認得面前站着的是武當掌教紫陽道長，忙的倒身下拜。她四顧寢宮，驚道：「我爲何會來到宮裡！」紫陽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已給雍正沾汚了，如今你已作了清宮貴妃。」雲裳閉目一想，月來的事，仿如做了一場夢，還依稀記得師傅梟夷子把她帶進宮來，以後便給雍正留在宮裡。她一時悲憤交集，禁不住痛哭失聲，跪在紫陽跟前道：「我爲什麼會這樣幹的，道長救救我！」紫陽把梟夷子二人怎樣迷了她的本性，獻給雍正的經過，說了一遍。雲裳悲憤塡胸，誓要手刄雍正洩忿。紫陽道：「你隨我走吧！貧道今夜幸得亞密當相救，所以冒險進來把你的神經回復，再遲便怕逃不出。」雲裳想起自已娘親被害，身受玷汚，誓要手刄雍正，方得甘心。紫陽嘆了一聲道：「你要今夜報仇，貧道不敢把你阻止，惟是雍正氣數未盡，如有失手，記得向正門逃出！」吩咐一番，幌身出了宮門。雲裳出外一望，幾個守衞武士倚柱睡着，知道已給紫陽點了穴道，立刻叫醒他們，然後轉身入室，等候雍正回來。

上文補叙過一筆之後，回說雍正躲在寢宮，一覺醒來，精神漸復。他剛才火性陡起，把侍衞人等逐出，忘記把亞密當留下來詢問一番。這時寢宮門外，來了不少王公大臣，等候請問聖安，雍正命大

學士鄂爾泰傳旨免見。一會各大臣都走了，他獨個兒躺在室裡，想起這番雲裳突然回復了本性，定是紫陽進來破了梟夷子的法術；而紫陽能夠逃出天牢，是亞密當暗地把他放走的。這樣看來，如果不是亞密當違抗命令，紫陽那裡能夠偸進宮來搗鬼，弄到自己幾乎丟了性命，連雲裳也叛變了，這一切一切，都是亞密當攪了出來的，雖然他最後救了自己，也是功不補過。他愈想愈覺得氣憤，更疑心亞密當已和外間武林人勾結上了，要把自己加害，立刻召白振進來，命傳亞密當入見。

一會白振回報，說亞密當早上出了宮門，至今未返。雍正怒道：「他逃得到那裡去！三天之內，若不回來求得解藥，他定然毒發身死。」忽見策零忽忽進入，稟說發現他的師叔梟夷子被亞密當禁在石山下，華燕支已經失踪，還有他的一口毘盧劍也給亞密當奪去了。雍正拍案道：「亞密當狂勃妄爲，難道眞的自尋死路！」即命策零道：「日前鐵臂禪師抓回來的妖女佛明，着即改禁普慈宮內；並傳朕諭旨：這妖女交赤空聖僧看管，如果蒙古妖尼沙哈洛前來刼奪，到時請聖僧把她一並抓起來，處以極刑！」策零連忙接旨去了。雍正又命白振前往仁壽殿佈置一番，打算即日搬進殿裡暫住。那處是園裡的宮殿，和普慈宮連接。他這樣佈置，就因亞密當已懷貳心，今後全賴赤空三藏就近保護，應付一般武林刺客。

雍正搬進仁壽殿，便見崆峒道士梟夷子伏在階前接駕；老道沒了一隻耳朶，道髻散落，顯得十分狼狽。雍正想到靈谷子爲了自己送命，祇得溫言慰解一番，又道：「雲裳已隨紫陽妖道走了。」梟夷子汗流披頰，哀稟道：「紫陽和敝派結怨多年，這番有意尋仇，懇求皇上賜准小道回崆峒山去，請師兄棲霞子下山，替陛下把反賊除掉，上報聖恩。」雍正聽說棲霞子是三洞眞人裡武功最好的，當下准

了奏請，梟夷子便帶着石登雲，即日趕程返回崆峒山去。

且說淸宮劍手亞密當救了雍正之後，想起約過華燕支在天壇等候，立即溜出宮門，天已破曉，忙向天壇飛奔。路上已有許多販夫走卒，來來往往。他一不留神，和一個老大娘撞個滿懷，這婦人像個替人縫補衣服的，竹籃滾在路上，針線散滿一旁。亞密當忙扶起老大娘，連聲陪說不是，跟着俯身拾起地上的東西。怎知抬頭一望，老大娘已不見了，這裡是正陽門外的珠市口，車馬雲集，找遍街頭，那有婦人的影子，暗暗驚奇。瞥見竹籃裡放着一片小紙兒，內裡寫着一行字道：「華嫂子安全離京，勿念！見字即速回宮，保衛聖駕要緊！」下面祇署「心知」二字。亞密當一時摸不着頭腦，細看字體娟秀有力，連忙揣在懷裡，大步趕到天壇，找遍先農壇，祈年殿各處，果然不見華燕支的踪跡，不禁又驚又愕，暗想那留下字兒的老婦人是誰？她祇寫了「心知」二字，又沒姓名留下，煞是難猜。他拿出紙兒讀了幾遍，念到「見字即速回宮」一句，疑心是雍正派血滴子前來試他。細想華燕支不會這樣便走的，等了一會，還是芳踪杳然。當下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我還是回到淸宮去，看皇上把我怎樣發落。」

掌燈時份，亞密當跪在雍正御座之前，祇說一聲：「奴才回來認罪。」雍正問道：「誰個放走了紫陽？」亞密當應道：「是奴才幹的。」雍正又問：「誰個殺了靈谷眞人？」亞密當道：「是奴才幹的。」雍正含怒道：「那麼，誰人放出你妻，把梟夷眞人困在洞裡？」亞密當叩頭道：「也是奴才幹的。」雍正最後站起來問道：「蒙古妖尼也是你放走的？」亞密當回道：「是；因她是個救命恩人，奴才不忍把她殺害！」雍正怒火如焚，迎面摑他一掌，紅纓帽子當堂飛到殿外。叱道：「那骸骨是誰

的？」亞密當面上給打的留下一塊瘀痕，汗流夾背，惶恐道：「奴才殺了赤眉眞人，把他滅屍替代。」雍正怒極變成獰笑，指着亞密當道：「你這叛……叛賊，欺君犯上，朕早就看出來了！八來！」

亞密當見雍正離開御座，即時爬到雍正脚下，把頭頓地道：「皇上賜罪，奴才甘受不辭，但有心腹之言，瀝血上陳，求皇上俯察。」這時四名御前武士提劍侍立，雍正拂手命退。亞密當便把當日靈谷子到天山尋釁，孟王妃中了陰風劍，因此和崆峒派結下怨嫌，一五一十稟告一遍。雍正是個聰明之主，立刻明白亞密當說的不會虛構，可是回心一想：「亞密當已和沙哈洛等武林上打上交道，若果離開清宮，終會受人利用。」想了便道：「你已是罪無可恕，姑念日前護駕微勞，着交各王大臣審問，再行議處。」亞密當不敢再說，還要叩頭謝恩。便有武士進來繳去他的一口昆盧劍，扯下五品袍服，抓到獄裡監禁。

雍正這人，從來手段毒辣，他對年羹堯、隆科多還是不肯放過，何況是亞密當，往日專制君王，殺一個侍衛，猶如殺一頭雞犬，並不出奇，且說到功勛兩字，亞密當也不及年羹堯等人，可見雍正這時的心裡，已決定由得亞密當在獄裡毒發身亡，那時便說他畏罪自戕，像從前處置八皇子胤禩，九皇子胤禟一般，事後誰個敢道他不是。古語所謂狡兎死，走狗烹；飛鳥盡，良弓藏，就是這個比喻。古來無數功臣受戮，同是一個例子，實在不必多贅。

這時清宮裡御前一級劍手，策零已補了缺，雍正把亞密當的昆盧劍賞賜給他，好不威風。此外便是龍木公、于成龍、鐵杖眞人、雷天賜、和神武營統領白振，這幾個算得武功出色；其餘二龍山雙

俠，獨龍鞭薩氏兄弟，關虎關彪關豹等人，都不是甘鳳池等人的敵手，平日祇担任守衛宮門，隨從護駕。雍正已感身旁武力削弱，便召紅衣喇嘛飛龍僧率領二十名血滴子，日夜守衛仁壽殿，以防不測。

第二夜，策零白振二人守在排樓上，這處是仁壽殿外兩側的翼樓，入門是一面天階，峭立着一枝石華表，殿外丹墀三層，列着烏金龍鳳缸鼎十二座，再進便是七楹大殿，東西另有偏殿，名叫普護、慈航，那裡就是赤空三藏的供養處。宮門外响了二鼓，只見遠處來了一聲口哨，白振聽出是血滴子的報警訊號，忙的憑欄一望，半空一條黑影直竄而起，幾起幾落，已到了排樓面前。這人全身穿上黑色夜行衣，黑面罩，只露出一雙眼目，風一般在排樓頂上縱過。白振一看來人的輕功，已知是個武功高强的人，回頭叮囑策零小心。二人一齊拔劍躍出，便見十二座銅鼎之後，簌簌的躍出十二名血滴子，一陣汪汪聲响，只見金箍迎風飛出，半空旋轉，疾向黑影頭上罩落。這一種束髮冠型的東西，是紅衣喇嘛的殺人利器，當日大喇嘛巴里宗就是給這暗器取了性命。

刹那間，剛才黑影挺腰一翻，倒頭打了兩個跟斗，便見一縷光影，衝着血滴子暗器轉了幾轉，這光影比電火還快，白振還沒看得清楚，那六具金箍已四分五裂，隨風消失。白振吃了一驚，暗念誰個的劍如此厲害。想還未畢，策零已是穿窗躍出，他新近得來的昆盧劍晃了晃，便衝着那黑影剁落。白振怕他吃了虧，忙的翻上屋簷，引劍張身，一勢「鵬翼垂天」的身形，乘風發劍。兩口劍一先一後，向那黑影飛襲，劍風嘶响。那黑影看到策零一劍剁到，擰身上了簷角，只聽拍的一聲，策零手肘已中了一脚，他的劍還未剁到，當堂脫手飛開。白振衝到時，那黑影全身振起，半空接去昆盧劍，一彎直剁而下。白振本來一劍擘出，誰想眨眼間形勢大變，急忙低身招劍，迎着一擋，那人的劍剛一貼上，

立刻撤出震波，白振驟覺寸關一麻，連隨斜跨一步，運勁推送，那人比他變招更快，閃電般剪着他的劍一絞，白振已抵不住對方橋手壓落，劍鋒給壓在瓦上，貫進數寸。那人的劍一盪，直向下盤剁來，白振抽劍不及，還虧他久經大敵，忙的在瓦上一滾，那人的劍給簷楹高處阻着，這才避過一劍，不禁捏了一把汗。

這一迎一剪的出手，無非喘息間的動作，白振已經棄劍逃命。策零還身上有自己的一口七星劍，剛才連一招都不夠，雍正賜他的毘盧劍已落在賊人手裡。他是年少好勝的人，那肯干休，當下左手發劍，趁那人追上白振的當兒，流星一點，欺身暗襲他的七星追魂劍果然又快又狠，看看直戳到黑影的背後，照理誰也不能抽劍回擋的了。想不到那人驀地仰翻身子，劍鋒彎過頭上橫切下來，光影一閃，他的七星劍叮噹一响，當堂攔腰戳斷，那人扨腰沉臂，劍鋒又是一沉，嚓的橫掃一劍。這時策零除了竄身躲避之外，別無招架之力，雙脚剛縱離瓦上，那人掌隨身起，就把策零當胸執着，身形直竄而起，越過廊廡，已到了第二重高閣，這裡就是雍正暫作寢宮的地方。

說時遲，閣上窗門迎風招開，一股風刮面奔來，這股風如狂飆驟起，簷角懸着的銅鈴，吹的噹噹震响。那黑影給風力一盪，立刻落到二重滴水簷頭上，樓裡燈火一時熄滅，



兩口利劍一先一後，向那黑影飛襲。

法座上突然現出赤空三藏，手執塵拂，盤膝打坐。赤空發出沉重的聲音道：「女菩薩不應來到這裡！」塵拂一盪，颼的一陣風掃出，那黑影在滴水簷前一縱便起，借風力一翻，把挾着的策零摔進樓裡；策零像皮球兒般滾到半途，立刻給塵拂的一股風回捲出外，連翻帶滾，策零驚叫一聲，樓下暗處倏忽躍出幾個肩披紅巾的血滴子武士，搶前把他接着，策零才不致跌斷了筋骨。

這個黑影就是三音神尼沙哈洛，她從阿苦山趕來，半路知道徒兒佛明落進雍正手裡，卽日展起急行輕功，兩天便來到京畿，急着要一探佛明的下落。誰想赤空一看身形縱竄，便知道是她來了。沙哈洛當下一勢「雁落平沙」，借廊頭駐足，施出傳音功夫對赤空道：「法師離開淸宮，已是時候了！」手裡毘盧劍一晃，寶光燦爍。

赤空眼裡藍光一閃一閃地放出，沙哈洛驟覺心神搖盪，連忙口念六字眞言，元神聚頂。雙目光芒，從黑面罩裡射出，赤空知道她比紫陽的修養還高，精神功未必把她壓倒。便道：「貧僧行動，你那管得，只要貧僧一天在此，你休想到來放肆！」沙哈洛道：「我好好出言相勸，你以爲我就怕你！」毘盧劍迎風一亮，她的身形像鷹子一般穿窗直入。

剎那間，赤空面前光影閃動，眨眼失了踪跡，那法壇也整個不見了，樓裡擺開一列格子屏風。沙哈洛知道赤空已遁到暗門去了，一看外面火光齊起，紅巾武士已重重包圍。只聽遠遠一種聲音送來，隱約在道：「貧僧怕你驚了聖駕，恕不奉陪了。你有本領的再來相會！」這是赤空內勁傳音的說話，沙哈洛才知適纔雍正也在樓內，所以赤空保護他從暗門躲避，心裡不禁生氣。她本想即晚救出佛明，誰料反墮進淸宮武士的包圍。這時樓外弩箭嘶風射進，密如飛蝗，她低身在窗檽伏下，一看外面來了十二名淸宮劍手，展開弧形包圍：龍木公鐵杖眞人站在殿外，等她衝出；雷天賜、于成龍在兩旁守着，前殿瓦上，也來了飛龍僧；再看白振指揮的神武營武士，到處紅巾飄揚，知道身陷重圍，若在別人，早已驚惶失措。但三音神尼平生遭遇過無數大敵，而且匿跡多時，恨不得來一塲厮殺，消去久藏的悶氣。究竟她怎樣衝出包圍，要待下回分解了。正是：

千軍萬馬　　視作等閒

清 宮 劍 影 錄（八集）

著作者：蹄　　風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 球 印 刷 所

定價：八 · 角